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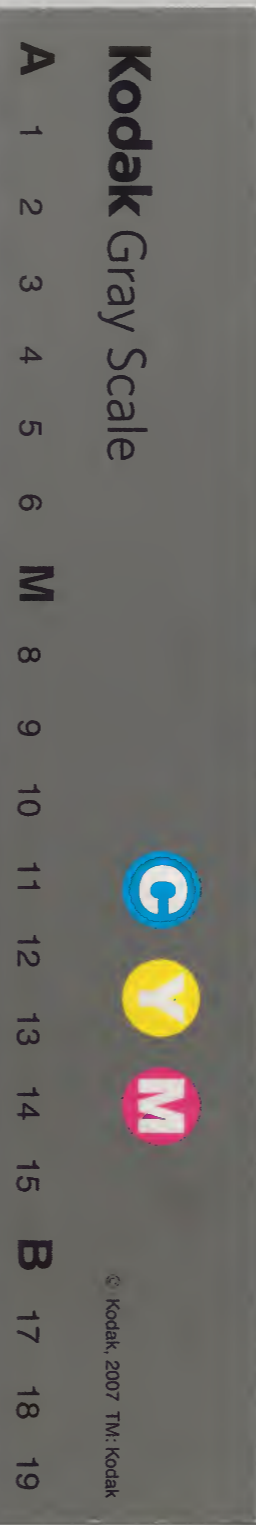
三魚堂四書大全

類	漢書門	八	函	架	冊
類	漢書門	五	函	架	冊
類	漢書門	二	函	架	冊
類	漢書門	二	函	架	冊
類	漢書門	六	函	架	冊
類	漢書門	一	函	架	冊
類	漢書門	一	函	架	冊

類	漢書	八	函	架
類	漢書	五	函	架
類	漢書	二	函	架
類	漢書	二	函	架
類	漢書	六	函	架
類	漢書	一	函	架
類	漢書	一	函	架

四書十二号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22
冊數	20 (2)
函號	277 149



大學大全章句

三魚堂讀本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淺草文庫

當湖陸隴其稼書手輯

受業

席永恂漢翼 王前席漢廷 蔡閱

姪

禮徵川中

男

宸徵直方

較訂

子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子上加子字倣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

大學孔

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

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

乎其不差矣

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朱子曰大

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

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
妙○陳氏曰爲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大學以爲入德之
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有條理實羣經之綱領也次
則論語以爲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爲體驗充
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
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
明者○新安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
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
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
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通考程氏復
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
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

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
○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
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
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
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
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
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
隨感而動便是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靈
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仰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
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只虛
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體
用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爲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
○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

合所以虛靈。○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具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眾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玉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靈，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其眾理惟靈，故應萬事。○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通考。○吳氏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該體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眾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附蒙引：大人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不可以大人之大學當大學之大學。看以其為大人之學，而非小子之學，故謂之大學也。大學小學以學之大小言。大人小子以人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若一者字，是朱子解書。

用字眼分法例處。○道字前輩訓作方法。一說道以理言，非方法也。此蓋但知其所異，而不知其所同。蓋方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俟命，條集註曰：法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之當然，獨非道乎？又大學序文云：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即大學之道乎？○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也。但中庸性字兼人物，而明德則專指人，非物所得而同矣。○在字或以章句內當字貼說，大謬也。此只云大學之道何在，一在明明德，一在新民，又在各止於至善。○淺說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但為去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

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自有之。只爲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爲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雙峰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雲峰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卽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

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體認而充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通考：昭武吳氏季子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間。至虛靈至空洞，湛乎如水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眇綿，雖萬有不同，而其理悉具。觸之卽覺，感之卽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既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將入井，則怵惕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必不怵惕矣。聞牽牛之將覺鐘，則不忍之念萌。若本無明德，則必不忍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性。在中庸謂之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爲明德一耳。是德也。與生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品煥，斷喪之則晦蝕。洗

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安能保是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脩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真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附蒙引章句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雖云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物欲蔽於有生之後是兩平說但凡為氣稟所拘者則必有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於氣稟之拘也二者理實相須故序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不及物欲一邊者氣稟不齊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若孟子待文王而後興章註云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蓋以上智之資氣稟清明則物欲自不得而蔽之也又或問湯之盤銘章只言利欲昏之而不及氣稟蓋以其為利欲之昏則其由於氣稟之拘亦不待言矣故或兼言氣稟物欲或單言氣稟自可以該夫物欲又

或單言物欲亦自可以該氣稟經傳中如此類者尚多讀者可以類推而意會也○存疑程張以前無人說氣稟孟子曰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皆是說人欲之蔽氣稟之說起於程張所以有功於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是朱子教人下手用功處此意本中庸其次致曲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來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

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上其舊染之污音烏又去聲

也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稟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問明德新民在我不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在他人曰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漸其民可知○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汚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

底是新之也。○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通考：吳氏季子曰：己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苟怱然不加之意，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物，徒知欲立而不知立人。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天之生聖賢也，固以一世民物之責而諉之也。我昭昭矣，何忍置人於昏昏？我察察矣，何忍聽物之汶汶？是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自脩身而齊家，以明一家之明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自齊家而治國，以明一國之明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以明天下之明德。舊染之汙，雪消冰泮，新美之化，雷動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

附存疑：明德曰明，至民則曰新者，凡民類多舊染，洗濯而新之，則在乎上之人也。然明德亦有言新者，盤銘言自新是也。新民亦有言明德者，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淺說：新之者，經畫區處，與之以為善之資，開導引掖，示之以為善之路，慮其倦也，為之鼓舞，作興防其背也，為之懲戒禁止。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

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朱子曰：說一箇止字，又說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

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雲峰胡氏曰：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通考：趙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為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為至善。經言至善，須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惟其至善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固已涵蓄該貫於其中。**附**存疑：章句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方是解字義未便說到明德新民處，要其歸則不外是。故蒙引曰：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

民只在這兩個圈子裏。○本文三在字皆承大學之道說來。第三句當云在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不可說明德新民在止。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於至善。

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朱子曰

民非人力私意所為。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

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事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雙峯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為主。以明明德對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為重。○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為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為止至善之律令。然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眾理會萬為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通考吳氏季子曰。明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光被四表格。

於上下而後可以為明必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而後可以
為明不然則未也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為新
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為新不然則未也
曰明日新皆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止而未至於
是豈有駐足之地哉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
人交之信明德而至於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止則
極其新矣是乃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毫髮不可得而
加者聖門無以形容之姑強名曰至善耳以至善為準則
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弘毅惟日孳孳斃而
後已愚猶懼其不足以望聖賢之後塵况復習為懦偷先
自狹小半塗而廢一簣而止其可與言大學也哉附蒙引
止至善若就八條目言須兼橫說直說方是以明德言如
能格物致知矣而或未能誠意正心能誠意正心矣猶或
未能脩其身則是明明德未能止於至善也然知之致也
意之誠也心之正也身之脩也一或少有苟且而未能各
造其極使無一毫之遺憾焉是亦未能止於至善也新民

之止至善亦然○存疑至善事理當然之極此既就明德
新民說傳復以仁敬孝慈信說非有二乎曰以明德新民
語事理統言之也以仁敬孝慈信語事理析言之也其實
一也蓋所以為德者不外乎仁敬孝慈信○新民止至善
舊依蒙引就在上人說今看或問云德之在己而當明與
在民而當新者得之於天見於日用之間固莫不各有本
然一定之則及語錄謂在他雖未能在在我所以望他者不
可不如是依此還就民說為是蓋此是聖賢立箇標準與
人合下規矩便要如此不是慮人不可幾及而
姑俯就之也故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此三者大
學之綱領也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綱舉
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
順○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
意○王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
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
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

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番陽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脩身行之事也。行以知為先，知以行為重。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至，意誠心正而身以脩，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焉，善政施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通考張氏曰：在猶當也。章句以當因，又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勿軒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吳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大學之綱領，又以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後之人欲從事於大學，必先以至善為準，可也。不以至善為準，則於明

德新民亦決不能用其力。何則？志不立也。自古安有志不立而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者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策勵，馳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倦。皇皇汲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為不然，則始銳而終惰，朝作而暮輟。雖明而未必至於明之極，已自足矣。雖新而未必至於新之極，已自滿矣。是則文公所謂苟且之學，不足以為學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新民全體太極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增損，謂之至善。○明德即天命之性，明明德即率性之道，新民即脩道之教。至善即性道教之理。○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本體所發。純是善意之所發，有善惡明之謂。潔雪揩磨虛靈是心具。衆理是體，是忠是虛，應萬事是用，是恕是靈，氣稟所拘，謂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耳目口鼻氣稟所拘，有分數人欲所蔽則全遮而昏，心本體性之明下明字所發善遂明之上。一明字復其初，兼知行凡五言之，但孟子養氣章專指氣而言之矣。至於是無過不及當然之極一物一太極

大學大全卷之二
天理之極明德新民○景氏星曰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
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衆理
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即格致之理所應之事即誠
正修齊治平之事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初言物欲是外
染自有生之後言必至是未至
必求至不遷是既至不當遷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
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此止字即接上文在
止於至善之止字說

下來附蒙引止於之止以工夫言知止之止以實理言不
曰至善而曰止者正以見至善在所當止也如中庸言道
而加之云君子之道以其為君子之所當
知當行故也古人立字命名之精有如此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

上聲
下同

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

謂得其所止

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
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

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
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
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
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
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
看處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后能慮慮是
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處得事否人處事
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
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
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
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
知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

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汙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汙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勉齋黃氏曰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善之理又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爲言曰知曰得止之兩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止之始曰靜曰安則原於知而終於得有必至不遷之意矣○雙峰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雲峰胡氏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新安陳氏曰

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卽物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通考勿軒熊氏曰所在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體實具於人之一心有定謂物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必反求之心能靜能安是此心未發時事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安其所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其所止也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文公未盡之旨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陳懼齋曰靜而后能安文公以爲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土之安同學者多不審附纂黃氏洵饒曰知止而后有定說理能靜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是理○有次序無功夫功夫從誠意正心上來知止是物格知至之事定靜安慮得兼知行慮如密通乎微安如安貧富之安至善之所在卽事物當然之理安向說理所處而安說身慮謂處事又心上說○景氏星曰章句知之一之字指至善之所在言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也○吳氏

季子曰定靜安慮得五者止善之節次也。大學篇端三語。以止善終之。既欲學者止至善以為準。此又詳言其節次耳。蓋至善之地非一蹴所能到。必歷此節次而後至於其所止。能得之時。則是其所止處也。自有定至能得。凡五節。然必自入。苟不務知止而欲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是躐等凌節。反不足以進道矣。此大學所以揭知止二字冠於五事之首歟。夫明德新民莫不有截然一定之則存乎其中。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是乃學者之所當止。謂之至善者也。然使不致其知以究極義理之精微。則惟見夫道之浩浩無所措手。吾心且疑且信。晃漾搖曳。汎乎若不繫之舟。放乎中流。不知所屆。自夫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良知之。天表裏洞徹。無所障礙。真見理之當然。而在我之不容不然者。猶飢之食。渴之飲。必至此而後已。則此心始止乎一。而有據依之地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人之常情。心無所主。則一與物接。皇惑躁動。方寸之間。第見夫憧憧往來。而靡所歸宿。膠膠擾擾。而靡所止。

定。千條萬端。始不勝其多事矣。使其得所據依。卓有定向。始乎由是。終乎由是不願乎其外。不見物而遷。則塗轍專一。工夫簡易。事不期省而自省心。不期清而自清。萬惑俱寂。一真自如。太空無雲。虛室生白。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定而后能靜。身以心為主。心以身為役。而天。理物欲迭相乘除。若心之所安。既不循乎理。隨事物而引之。即身之所行。必不能處於是理之正矣。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其所寓。是理存焉。往往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靜而已。蓋靜則紛華盛麗之物。皆無所投其隙。天理純全。不受陵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而無復疑貳畏沮之患矣。故曰靜而后能安。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此理也。亦勢也。天下之事。物公私邪正。曲直是非。雜然前陳。而聽吾之所自擇者。不知其幾。吾將觸物而應之。隨事而處之。必欲物物得其宜。事事適其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不欲思慮。

之精熟。而終於臨事顛錯者。則以其習中之理。欲交戰。焦然不寧。而無以揆度於事物之間耳。既靜而安。則泰宇恬然。優游泮渙。以一觀衆。以逸待勞。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權焉而知輕重。度焉而知長短。孰可取。孰可予。予者不傷惠。而取者不傷廉。孰當辭。孰當受。受者不爲貪。而辭者不爲矯。仕止久速之不侔。惟其是而已。忠敬文質之異尚。惟其當而已。易之極深。研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曰安而后能慮。人之不欲爲善者。不足論也。固有欲爲善而不得以爲善者矣。爲善而不欲造其極者。亦不足論也。固有欲造其極而不得以造其極者矣。爲君吾知其止於敬。蔽於寵利。則爲欺。雖欲敬而不可得。爲臣吾知其止於敬。蔽於寵利。則爲欺。雖欲敬而不可得。推而至於子之孝。父之慈。友之信。莫不皆然。凡吾心願焉而不得。以遂吾心者。何可勝計。是故定靜安慮。非難而得。爲難必也。功深而力到。德盛而仁熟。稱停適中。區處盡善。然後隨所欲而得之。求仁而得仁。尚志而得志。從容中道。至於不

思而得之。域左右逢原。而有深造自得之功。如炊而熟。如種而收。如射而中。如獵而獲。莫不各副其本心。而靡有遺憾。此大而化之之境。從心不踰矩之時。而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故曰慮而后能得。合五者而論之。則由淺而至深。由疎而至密。由小而至大。由粗而至精。進一步則升一級。皆不可不講也。析五者而觀之。則知止而定者。靜安慮得之本。是爲大學之始事。能得者。定靜安慮之效。是爲大學之終事。有始則有終。學者當先從事於其始。而以知止爲入門可也。附蒙引。或謂靜與安。皆以心言。非也。安謂所處而安。處居也。非處事也。處事則能慮時矣。論語曰。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此可證也。或問。分明謂無所擇於地。而能安。小註分明謂安以身言。○知止。物格知至也。能得意誠以下之事也。○存疑。胡致堂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贖。此知不可亂也。卽此是知止。不幸瞽而贖。此知不可亂。此兩句。尤好體認定。而后能靜意。○靜者。內念

大學大全卷之二
不興。外物不搖。兼內外說。如今看書。自家既有定說。更不復起疑。便是人有異說。亦不能打動我。此是靜也。○此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吳氏季子謂萬感俱寂。一真自如。是認作行說。不是。○靜所以欲作知者。蓋此條自能得以前尚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是行看。○知止后又有慮一節。事者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又是臨時研審工夫。無事之時固當講究。臨時無以慮不研審於臨時。則或愴惶失錯。平時之所得者不無失之故。知止後不可不慮。然非知止亦未能慮也。○蒙引蓋有能安而或不能慮。能慮而或不能得者。未有知止而不能有定。定而不能靜。靜而不能安者。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

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

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己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己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為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率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得之始。○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仁山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道。○黃氏洵饒曰。則近道矣。此道字。聖人之道也。○此章兩道字。如顏子論好學

二道同通考吳氏季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末之干柯萬葉本於根水之千流萬派本於源至於人則凡吾之所與接如父子兄弟之親夫婦朋友之倫天地民物之紀雖紛然不同而其本皆在於身天下之事莫不有始爲九仞之山者始於一簣行千里之途者始於一蹶至於人則凡吾之所當講如道德性命之原仁義禮智之端孝悌忠信之理雖雜然不一而其始皆在於心學者之患無他惟患其以本爲末以末爲本以終爲始以始爲終至於後其所當先先其所當後耳此大學一篇所以發明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也物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明德在己新民在彼彼己相對而形體見焉故曰物事者何指作爲而言之也知止其用力能得其成功功力相因而作爲形焉故曰事物則當以本末論質諸大學心之於身身之於家家之於國國之於天下皆自源祖委自體達用事則當以終始論質諸大學正而后脩脩而后齊齊而后治治而后平皆自淺入深自小成夫非特此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

己而後非諸人或有或無皆反之於己蓋欲學者之知本而毋徒外驚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曰致曰誠皆自有其序蓋欲學者之反始而毋致逆施也學者果能先其本而後其末則自盡己至於盡人而本末其舉矣先其始而後其終則自下學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大抵古之教人皆有先後如曰洒掃應對進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未嘗不以本原爲先也如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是未嘗不以始事爲先也以本原爲先則有務內之功以始事爲先則無躐等之患此學者之指南也後世乃有不反諸己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不循其序而欲以徑造頓悟爲事者佛老之學是已烏識吾儒之所謂大學哉附蒙引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此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邪蓋物與事自不侔事卽是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後治人

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為先也。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只下箇本末終始字。而其先後之序自昭昭矣。○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 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新安吳氏

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已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

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綱領也。○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附纂史氏伯璿曰。陳氏此說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德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吾身一句。是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此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新民皆該在此句之中矣。○章句或問所以釋明明德於天下者。詳略不同。如何曰章句。所以訓釋經文之義。或問所以敷暢章句之旨。豈有二哉。夫章句明明德於天下之訓釋。可謂至矣。但恐讀者不察。易於使字上致疑。往往謂平天下是治人之事。今日使天

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似乎治人者使所治之人如此則此句不可以該自明之意故或問於章句此句之上再加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一句以見自明新民皆所謂使天下之人有以明其明德也然後經文明明德於天下之一言可以為極體用之全而舉之耳蓋此使字只是活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己使人為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蕭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大學傳之十章章句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此三使字亦何嘗以在己使人為拘哉看得使字之義活則章句或問之旨曉然矣附蒙引此古字孔子指三代之隆時言也○問此處明德二字畢竟是在己之明德邪抑天下之明德邪曰畢竟是己之明德也明德二字豈可屬人但云明之於天下則是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猶云行道於天下章句與或問皆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其文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首之以明明德於天下至國家則只曰治曰齊不復以明明德貫之者舉一以包其餘也存疑明

明德於天下言明己之明德以至於天下也問明德是屬己屬人曰屬己曰屬己何以曰明明德於天下曰明德即心也人之一心包括宇宙天下皆其度內若只能明己之德而未能及人或及人而未能盡乎人性分內事欠缺者多矣明明德必使天下之人皆能明之然後明德之事始盡故聖經首既以新民與明德對言末復舉新民於明德之內而一言以包之或問最明○蒙引齊家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歡然有恩以相愛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敬○有疑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要兼化之處之說不但平天下為然或問是隨傳發明不可因此謂齊家治國中無處之意○脩身須兼身之所具所接說傳中視聽食是就所具說孝弟慈是就所接說

心者身之所主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心為身之主敬為心之主**誠實也意者**

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雲峰

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脩身而言謂身之所
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
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
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
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
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是體統說心發
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功是從念頭
說○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
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
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興國者為據此本獨
作必自謙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
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
易贊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
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惡惡
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己如好仁必惡不
仁方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是歇後

語語意欠渾成的當不若必自謙對無自欺只以傳語釋
經語痛快該備跌撲不破也况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謙
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謙則一自欺則二自謙正與自
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
見矣通考吳氏程曰祝本作必自謙殊未是蓋自謙乃毋
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若不分善惡但曰必自謙而毋自
欺則小人之誠於中為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
有善惡一於善其可易邪祝本或以為得之文公絕筆錙
剝按吳說不同當從吳氏所考為是附蒙引朱子小註謂
心兼動靜或謂動即意也以意對心似專指靜然考之後
註曰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又曰心有存則無以檢
其身或問又引孟子曰操則存曰求其放心可見只是指
所存主處言非專指靜時也○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
意只是動之端心之時分多意之時分少○正心只是主
靜之法靜亦靜動亦靜也故曰敬以直內○問傳之七章
忿懣四者皆心之用也若意則心之發同乎異乎本體只

是心。心初發時有善惡兩路。是意。若心之用則全行。出外來。却又在意之後矣。但誠意之後已無惡。只有偏耳。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念謂之懷。心之所思謂之慮。心之所欲謂之慾。此類在學者隨所在而辨別之。然亦有通用者。○存疑。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意是發心。真實要為善。惟真實要為善。則此心都在義理上了。日間應接始可隨事求理。使得其當。若不真實要為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何使他應接當理。緣應接不當理。只是喜怒哀懼之發。不得其當。却非惡也。意不誠。全是箇惡。致推極也。推人。了身有大病。不說疥癬。所以緊要在誠意。○推極也。格至

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

大學之條目也。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

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濶。但須照顧得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

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
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
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
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
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
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
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
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
地步自然寬濶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致知格
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
致知以心言也○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
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於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
於五者之間方分明○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
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
時做得成○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

處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
○北溪陳氏曰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
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玉
溪盧氏曰八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
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管於一心
日格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
正心中流出○雲峰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
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
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
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衆理而妙
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
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
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
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自物此獨言
物猶事也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
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

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目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脩身為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為推行之極不知則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誠正脩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天下也知行者推行之本推行其知之驗歟通考吳氏程曰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知與行實相終始不容偏廢格致二條固貫徹乎誠正脩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先彼後而誠意以上不事乎格致也○朱子曰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澆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外面事要推闢故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己故脩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心

是其體統意是就其中發出正心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誠意是轉關處大學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脩身是一箇才過此關了便可直行將去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知在我理在物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則格物致知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篇之本旨若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哉○韓氏古遺曰格物致知是中庸惟精工夫誠意正心是惟一工夫附纂黃氏洵饒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言明明德而新民在其中致知在格物在字變文○人事當作三截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於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於人物格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別無致知工夫格物致知只

是一事格物之理致我之知誠實也此誠字非中庸之誠字看心之所發善惡致推極也如推門一般極處無不到卽當然之理○心外無理外無事知在我而理在物故格物卽是致知知是心之靈不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事者是也○吳氏季子曰此與下一段蓋析言明德新民之條目而發揮其所以止至善者也蓋格物致知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道由知而入由行而至知之不盡則無以辯是非別理欲而易於塗轍之或差行之不實則未免挾欺妄雜苟且而終於表裏之爲二故大學入者之條目循序而言則格物致知爲始事而繼之以誠意反本而論則物格知至爲極功而次之以意誠後之學者服膺乎此則可與語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事業矣雖然意誠又出於知至而知至則原於物格是格物者致知之蹊徑而誠意之門戶也夫天民先覺必思有以覺後知天下至誠必思有以盡人物孰不欲使天下之人同吾明德哉然天下之本則在國苟小而一國猶未

能使之丕變况天下乎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百姓昭明則協和之效見於萬邦朝廷旣治則純被之化徧於天下人孰不欲以治國之功推之天下哉然國之本則在家苟親而家人猶未能使之俱化况國人乎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刑于寡妻則可以御邦家宜兄宜弟則可以教國人人孰不欲以齊家之道施之治國哉然家之本則在身苟近而一身猶未能使之無過况一家乎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人知家之所取則者身也而私邪之起一有以害其心之正則身雖欲脩不可得而脩是以脩身之學當自正心始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人知身之所聽命者心也而矯僞之萌一有以敗其意之誠則心雖欲正不可得而正是以正心之道當自誠意始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人知心之所造端者意也而嗜欲之來一有以蔽其知之至則意雖欲誠不可得而誠是以誠意之方又當自致知始致知者不在乎他在乎格物而已矣自明德以

上反而求之至此為本原之地而誠意以下六等皆出焉
真大學之樞紐也致者何如學以致道之致蓋推而至於
極耳格者何如格於文祖之格蓋窮其所當止耳曰致知
曰格物雖兩節而實一事也外格乎物所以內致其知物
理無一之不明則良知無一之不盡矣孟子曰人之所不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天與生俱生人皆有之特患
夫情封欲閉行不著習不察無以推之而至於極使介然
一隙之光日就晦蝕而是非善惡之幾交乎吾前者往往
慳於去取醉生而夢死冥行而徑趨意始不誠心始不正
而身始不脩矣况望其齊家治國以平天下乎故大學之
教必使學者卽物以窮其理觀天地之高深則必窮其所
以為高深察鬼神之幽隱則必窮其所以為幽隱魚何為
而躍鳶何為而飛龍何為而蟄螻何為而屈凡物之與我
接者事事而格之不詰其極不止也思耳目之聰明則必
求其所以為聰明求貌言之肅又則必窮其所以為肅又
足何以當重手何以當恭頭何以當直口何以當止凡物

之備於我者旦旦而格之不研其精不已也夫如是則隨
其所觸皆足以發吾之良知矣又曰教之以致知格物者
所以發其明之之端教之以誠意正心脩身者所以盡其
明之之實明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教之以齊家者所以
驗其新之之速教之以治國平天下者所以要其新之之
廣新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附存疑漆雕開曰吾斯之未
能信知至故信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知至故悅也到
信與悅欲罷不能矣蒙引中庸之學問思辨者格物致
知也所謂篤行者誠意正心脩身也或曰篤行兼齊治平
非也中庸云云止言誠身之事也凡物理皆有所當然
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要得此二意俱到方
是○物猶事也如為君是事為君而仁事之理也格之者
自表而至裏自粗而至精於仁之理窮之無所不盡也舉
其大略如為君者必使天下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必使
天下之羣黎百姓各得其所必紀綱文章謹權審量讀法
平價無不備舉又必有關雝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

又如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必不侮鰥寡。不
虐無告。必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庠序孝
弟之教。又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之類。凡此皆其所常
然之則也。中間有表焉。有裏焉。有精焉。有粗焉。如所謂紀
綱文章百畝田五畝宅之類。是自其行於外者言之。表也。
如所謂關雎麟趾之意。敬事而信之類。是自其存諸心本
諸身者言之。所謂裏也。精則是其本根大本所在。所謂大
德不踰閑者也。粗則是其末節細故所在。所謂小德出入
可者也。行於外者有精有粗。存於內者亦有精有粗。其謂
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何也。曰。但是當然。便是不容以不
然。故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如必使天下賢人君子各得
其職者。不如是則天下之事不可得而理。其可已乎。必使
羣黎百姓各得其所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也。其可
已乎。必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者。徒善
不足。以爲政也。其可已乎。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者。徒法不
能以自行也。其可已乎。必敬事而信者。上不敬則下慢。不

信則下疑也。必節用而愛人者。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
害民也。必使民以時者。不以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也。必
不侮鰥寡。不虐無告者。苛矣。富人哀此。獨也。必有百畝
之田。然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必有五畝之宅。然後五十
者。可以衣帛。必有雞豚狗彘之畜。然後七十者。可以食肉。
必有庠序孝弟之教。然後老者。不負戴於道路。如此之類。
又豈容已乎。是之謂所當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
易。朱子曰。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百姓皆屬他
管。他自是用仁愛。非是說爲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此
則所謂天命之意。卽爲君者。所以當仁之故也。是統言之。
者也。事事都要說到不可易處。方是上不敬則下慢。不信
則下疑。則敬事而信之理。決在所不可易矣。旣不可易。則
是天實使爲之也。欲數口之無饑。老者之衣帛食肉。則五
畝宅百畝田雞豚狗彘之制。決不可易。亦是天實使爲之
也。然究其所謂天寔使爲之者。卽天命之性之仁所爲也。
只此便可見天體物而不遺。昊天曰昃及爾出王。昊天曰

且及爾游衍及所謂天之明命其全體大用無時而不發見流行於日用之間者也他如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以至事事物物皆當以此類求之只是一箇所當然一箇所以然所當然者有表裏精粗所以然者亦如之不可謂所當然者為表為粗所以然者為裏為精蓋在表在裏各有精有粗驗之事物則然小註之說不足盡憑也凡言事物所以然之故蓋有自統體而言者亦有以逐事言者如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類則逐事之所以然者在所格矣如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統體之所以然者無不格矣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非始格物時事乃後來物格時事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

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雲峰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修身以上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當會於言意之表也

下新民之事也此四句包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

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脩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家齊國

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
 明德新民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三綱
 之統八目而八目之隸三綱矣○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
 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
 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
 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
 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道
 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當惡
 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
 無差○問物格知至曰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
 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開或只見得表不
 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
 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
 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脩
 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
 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

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為至耳○物
 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
 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
 脩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聖界
 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
 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推盪得查滓伶俐心盡是義
 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
 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
 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
 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外面更不顧而心與迹有異矣
 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好裏
 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
 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
 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開矣○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
 身脩著而字則是先為此而後能為彼也蓋即物而極致
 其理矣而後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

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後念慮
隱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既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後身有
所主而可得而脩○雙峰饒氏曰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
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玉溪盧氏曰物格則理之
散在萬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在
吾心而管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則
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
誠心正而身脩此明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一家
矣國治則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
齊寧有整然肅然之意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無
一不正之謂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國疎故曰治天下者
國之推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
已矣物格至身脩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
平則民新而明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知止之事意誠
則意得所止心正身脩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得所止
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

得所止之序也自物格以至心正斂之不外乎方寸自心
正以至天下平充之彌滿乎六合八者之條日收來放去
惟一心耳○東陽許氏曰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
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后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
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用然
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
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爲至及應此事便當
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湊
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
脩身先正其心是反而推之身與心對心正而后身脩是
順而達之心與身對內外不同分而言之者也附纂黃氏
洵饒曰物格而后知至物格卽知性后字變文知至卽盡
心知至而后意誠此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可得說物格
之後再無致知工夫可得二字見得知行並進七后字自
始而終自本而末以推其效驗之次序欲人之知所後也
上文六先字是自末而本自終而始以逆溯其工夫之端

緒欲人知所先也。知至就心上說不曰物格而后知致而曰物格而后知至者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也。格物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此是大學一篇樞紐此二句最要思量。昭武吳氏季子曰：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境俱徹則其於是非善惡之幾若辨白黑若數一二而無復毫髮之疑似矣。是謂知至。知既至則事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而意之所發無不誠意。既誠則物之至吾前者自不能動而心之所存無不正。心正矣。由內達外神動天隨未。有身之不脩者也。身脩矣自長及幼表正景從未有家之不齊者也。閨門之內萬化出焉。家齊則國治矣。朝廷之上四方象焉。國治則天下平矣。是皆格物致知之功也。文公嘗論天下平一段遡而至於格物則曰：本領全只在這兩個字上。其指示後學入門之地亦切矣。學者誠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質之聖經賢傳驗之往古來今隨事體察如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久而不已則良知之天表裏洞達而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惟

而為天下國家用其效可勝言哉。蒙引或以明明德於天下一條為明德新民之條目。物格而后知至一條為知止能得之條目。而以朱子後段總註為據。是錯認矣。蓋朱子上段既曰：大學之條目則止至善之條目已在其中矣。或問於後段又曰：此覆說上文之意。則非補止至善之條目明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

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云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

正心以上皆所

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勉齋黃氏曰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

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脩身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雙峰饒氏曰：此一段是於入者之中揭出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脩身為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

是反說約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脩身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脩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通考吳氏卒子曰：人之一身物接乎其外，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已，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者皆為此身設也。以身而言，則四者皆在其中矣。身乎身乎，其百事之根柢乎？其萬化之權輿乎？一嘆一笑風俗係焉，一舉一動儀表關焉。小而家大而國，廣而天下統宗會元，皆不外乎吾之身。如水之派別疏為河渠，散為溝洫，不勝其眾，而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敷為柯葉，暢為華實，不勝其繁，而同此根也。故曰：本人而從事於大學者，欲為新民之事業，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儻不以脩身為之本，又將何所本哉？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有國者也，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也。大學之道皆不可以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脩身誠摛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

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齊家以脩身為本也。如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脩身為本也。如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平天下以脩身為本也。所謂脩身者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格物以致其知，則知之所燭無不真，必不至於認非為是，認曲為直而陷此身於有過之地矣。誠意以正其心，則心之所用無不實，必不至於似善實惡，似正實邪而棄此身為小人之歸矣。天子諸侯之所當講者此也。卿大夫士庶人之所當講者亦此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者，文公以一切訓之，如一例，一律，一體，一類等語皆是也。天下之理惟感與應，至為不誣，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斷斷乎其毫髮不差也。身苟不脩而望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求其末之治，胡可得哉？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其本也。為天子者可不脩身乎？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失之於其本也。為諸侯者可不脩身乎？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求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

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為卿大夫士庶人者可不脩身乎。潢潦之水朝滿夕除而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學之不可不務本也。如此聖經之言昭揭千古自天子至於庶人童而習之未嘗不曰大學之道必以脩身為本也。異時施之天下國家者乃或舍本徇末倒行逆施卒無以齊之治之平之者果何歟。此蓋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而於物我賓主之間權度不審耳。附存疑本。是以身對家國天下看。不是說格致誠正亦以脩身為本章句謂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見脩身之該格致誠正也。○淺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雖不同而皆格致誠正以脩其身為焉。本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

接上文本字末謂天下國家

所厚謂家也

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

視之則為薄也。○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通考吳氏季子曰所厚二字文公以為指家而言蓋父子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也。以國對家而言則家厚於國以天下對國而言則國又厚於天下。大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脩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夫天下國家一理而已矣。君子之心豈當有所厚薄哉。然理雖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蓋有天理之當然而不可以致詰者。反此則非人情而吾心不能以自安矣。是故厚於其所厚薄於其所薄。雖聖賢不能以強同所同者各當其可耳。老吾老以及人老不以人老而先吾老也。幼吾幼以及人幼不以人幼而先吾幼也。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矣。楚人之長較吾長不侔矣。庸敬以事伯兄可也。若鄉人之酌則不過於斯須。纓冠以和同室可也。若鄰牆之閒則不妨於閉戶。由是觀之豈非家

大學九章句
三
之厚於國乎先京師而後諸夏不以諸夏而加京師也惠
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四方而加中國也荒服之政教視甸
服則略矣遠郊之賦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
及治內之詳明堂四夷之位不在諸侯之列由是觀之豈
非國之厚於天下乎家之厚於國故欲治國必先齊其家
國之厚於天下故欲平天下必先治其國如使施於家者
薄則施於國者可知矣施於國者薄則施於天下者又可
知矣梁惠王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故糜爛其民而不恤唐
明皇一日殺三子故杖殺其臣而不顧薄於家者豈復厚
於國乎二世重法以誅公卿故忍於發閭左之戍武帝株
連以興大獄故敢於窮漠北之兵薄於國者豈復厚於天
下乎是以大學之教必先於所厚而次及於所薄如曰宜
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家而後國也如曰有國者不
可以不謹辟則為天下僂矣先國而後天下也是豈聖賢
之心有所偏徇而必設為厚薄之別哉愛無差等乃墨氏
之道而非天理也或謂聖賢之心曠然大公與天地萬物

為一體若家若國若天下儻一皆歸之於厚而無所謂薄
不亦善乎此大學所謂絜矩也是不然天之賦分其接於
我者固有親疎遠近之不等吾又安得而一之况大學之
教初未嘗使人薄於國與天下特以天下視國則國尤當
厚以國視家則家愈當厚也比而同之則厚於天下者天
下未見其為厚而國已先見其為薄矣厚於國者國未見
其為厚而家已先見其為薄矣何則彼此相形則當加厚
者反為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
重輕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絜矩
也一概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之有哉

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雙峰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
一句是教人以脩身為要下句

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
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雲峰胡氏曰以朱子之言
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
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

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脩身下
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新安陳氏曰
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
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敘九族敘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
歟附纂黃氏洵饒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一句包盡一
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此○朱氏公遷
曰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功夫效驗莫不殫舉無
如此章又按對小子之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四書
其餘諸章而言則惟入孝出弟為
小子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通考程氏復心曰此

一章特發為人為己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
矣○東陽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兩言八條目
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有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

其傳去聲十章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蓋字疑辭則字決辭

舊本頗有錯簡

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

彼列反

為序次如左

凡一千五百

百四十六字通考張氏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
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

深淺始終至為精密

通考韓氏古遺曰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致之終誠為正之始

正為誠之終正為脩之始脩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
治為齊之終治為平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言之自
格致至平天下為大始終觀經文六箇欲字一箇在
字六箇先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極字則
終始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
始終處即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熟讀詳味久當

見之今不盡釋也新安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

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附纂韓古遺云人讀大學而不知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未為之讀大學故今一一附以示學者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

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東陽許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附纂黃氏洵饒曰克

明德始○通考吳氏季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未引虞書者周書統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要其終也聞之師曰德無昏明人有能否大抵心之虛靈瑩徹者與生俱生不為賢智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是果孰為昏而孰為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淺或深進道之或敏或鈍殆不可以一律齊而後昏明判矣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謂之克如克寬克仁克長克君是也夫文王之德之純既不枯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大學言此蓋謂人之欲明其明德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畢矣附蒙引克止是能也語錄或問皆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有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脩改其說又較平實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太甲商書顧謂常曰在之也

朱子曰常目在之古註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

兩眼常當覷在此相似附蒙引常日在之目字當緊帶著在字讀莫以帶常字讀乃是簡活字也

也從古是或曰審也廣韻註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

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朱子曰上

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顧諱者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玉溪盧氏曰天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諱明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未嘗說破惟以顧諱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顧諱即明之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問謂天未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可謂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東陽許氏曰顧諱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

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附纂明命深○此明命字就明德言○吳氏季子曰德之本明而不可以不明者是固然矣抑明之功又當何所先耶曰敬是也蓋敬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不束以西不南以北常如天理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此章之所謂敬者何哉顧諟而已矣書之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此伊尹稱湯之事以教太甲者漢儒釋顧諟二字以為常目在之也常目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人豈由外鑠我哉有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畀付之矣其畀付之者即命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而存養此明者當何如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目擊道存而所以明明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蓋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命而失其畀付之初意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

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己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附纂克明峻德終○深○文理接續處○明明德止於至善○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俊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於此雖然克明其德而至於峻亦豈於性分之外有所增益哉是德之天本自高明本自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如是而已人能以至善為準以不敢自足為心孜孜焉求以明之必至於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是堯而已矣附蒙引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只

就帝堯一身言乃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則是徵則
悠遠以后事故帝典於明峻德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章
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
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外
便是新民
境界矣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雙峰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意不以人代

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玉溪盧氏曰自
明是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
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
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
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
此○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

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
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
自去明之方可○臨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獨能
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以克明其德發明明德之端也
太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日在乎天所
以與我之明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典承上文言能常日
在天之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
大德矣著明明德之效也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
蓋自明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
然欲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
新故以自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
之意通考東陽許氏曰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
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
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帝典卽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
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卽明德○吳氏季子曰合三書
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自明其德耳蓋天下之理已昏昏

者不能使人之昭昭而新民之功必自吾之明德始苟反之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德瑩徹光明則雖欲天下之人各明其德胡可得哉故大學之教必以自明為先務自明則能明民矣傳大學者引三書而斷之以皆自明之一語不亦深切而著明矣乎附蒙引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為仁由己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存疑觀乎顧諟之言格致誠正之功思過半矣觀乎克明峻德之言止至善之旨亦可默會矣其詞雖若錯舉而先後次第亦不容易者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

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始刻之盥類之盤歟○雲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關於日新

大旨然於盤字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附蒙引名猶表也墓誌銘之銘

義亦如此非名字之名也

苟誠也

論語苟志於仁苟亦訓誠

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

去上聲下同

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

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

又曰新之不可略有間

去聲斷反

也

別盤銘見於何書朱子曰只見於大學緊

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苟日

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汚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萊朱卽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以言明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己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日日新又日新是至為精密處○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括歟

其作聖之途輒歟處己者不如此則於明德有遺憾處人者不如此則於新民有餘愧皆非止於至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曰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德若無俟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聖明惟恐其不益明提撕省察之功殆無一息之間斷猶懼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教詔之也其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日日新之又日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之以日日之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善念相繼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新矣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汗逆續方來之善薄者使之厚漓者使之淳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潔矣附蒙引苟誠也誠字最重此與論語苟志於仁苟字一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接續新去也又曰新者

言其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
○存疑看來新民工夫自新蓋居其半或問說新民兼化
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故傳者釋齊
家治國平天下俱離不得此身良有以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朱子曰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

然能使人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
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己
耳○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
之使之躡躡不能自己是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
工夫處○雲峰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
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民者也○安倪
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
起之即孟子稱堯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
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
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新民工夫
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
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黃氏洵
饒曰作新民精密非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
直作之之術新民止於至善○蒙引新字連民言自新之
民也蓋商之民染紂之汙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
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就之則
亦未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
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為作新乎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
之民蓋或問是舊說章句是後來所刪定當以章句為正
○鼓之即所以舞之也○存疑蒙引曰自新之民用不得
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爾要之克己最難凡
民安得都無邪曲
者乎匡直似無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

於民此是推本說而始受天命也始字點新字○朱子曰是新

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

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雙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

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梢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

天下無性外之物○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

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興

於岐山以幽邵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也民

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

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效也使學大學

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民周詩之新舊邦特

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

自新者不過一己之善而已至於俱新則是存神過化綏

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其謂是歟○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

下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考之續蒙引大抵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

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玉溪

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

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

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

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臨川吳氏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推以作興自新之民。示新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能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

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附纂黃氏洵饒曰。不用其極。極字即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

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通考吳氏程曰。畿音祈與圻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

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

比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字。○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衣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附蒙引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二節言人當知夫物之所止者。

而止之。三節舉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之實以示人所當止之則也。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也。借彼之詞。寓此之意。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緝詩作綿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鋤林反蔚紆弗反之處岑蔚

二字本古註○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子曰以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其所當止之處也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

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以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以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附纂黃氏洵饒曰邦畿千里一節此是說淺處乃天理之本然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附蒙引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胡氏以對能得言恐太泥如在黃鳥只云於止知其所以止便是能得所止了不成黃鳥此時只是知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通考吳氏程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於

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緝不容已之誠也敬止言其

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

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

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

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比通考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

字是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

○黃氏洵饒曰於緝熙敬止此是又深處統言德常明也

又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引此而言聖人之止

者聖君之事欽厥止者賢君之事也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

蘊委粉於問二反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

其所止而無疑矣朱子曰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

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

止道擎蹠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

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

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目○

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

皮膚便以未善為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

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

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雲峰胡氏曰仁敬孝

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

之間曲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國人父子之類而
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
兄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
○吳氏季子曰此段專釋止至善之義所引三詩言學者之不可
不知止也仁敬孝慈信乃其所當止之則耳黃鳥一名搏黍禽
之至微者也綿蠻之詩因是而比興焉相彼鳥矣載飛載鳴止
於棘未安也集於桑未善也顧瞻丘隅厥有美蔭華蘿之所不
擾彈射之所不驚實爲可止息之地乃托之以棲其身世之
學者顧不能止於至善則是其形雖人而智不逮於微禽也
夫子說詩寧不爲之浩歎乎邦畿之止以民而言丘隅之止借
物爲喻靈於物而秀於民者宜何如哉論明德則必極其明不
極其明不止也論新民則必極其新不極其新不止也否則反
有愧於民物矣士之於賢賢之於聖其分量至不侔也語其
知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之異
由聖人而視士之學又奚啻相十百而相千萬哉然

聖人於此猶不以聖自居必求其可止而後止則夫未至於
聖人者無可止之日矣古昔文王以聖德受天命一陟一降在
帝左右則與天爲徒矣一周旋動應規矩則不勉而中矣又何
待於脩爲哉文王不然方且運純亦不已之誠勵勤用明德之
志其學汲汲而無一息之自安其心翼翼而無一念之少忽詩
人美之曰緝熙敬止緝者如絲之緒愈續而愈長熙者如火之光
愈熾而愈烈由始而中由中而終此敬無窮已也由少而壯由
壯而老此敬無間斷也文王之所以持此敬者果何爲哉亦曰
明德新民之事業自有常止而不容不止者於緝熙殫厥心所以
求至善之地而止之也聖人且爾况其下者乎士而懵於知止
則終不足以望聖人矣大學之教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
大夫之適子與凡國之俊秀設也上焉固未及於聖人下焉則
已異於民物傳大學者曉之以民物之情而責之以聖人之事
其待後學何厚乎雖然教人知止之方則必示人所止之地仁
者君之所止也不博施濟衆則君道

為未全敬者臣之所止也不事君盡禮則臣道為未盡孝者子之所止也不先意承志則子道之虧欠亦大矣以至為人父而不慈則為賊恩是知父道之所止也與人交而不信則為賣友是知交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仁之至義之盡極天下之善不能加毫末於此止也者其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大學之終事乎等而上之為緝熙之止者此理也推而下之為邦畿之止為丘隅之止者亦此理也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各有所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交以例其餘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箇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又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類莫不皆然觀此則止善之事固不待仁敬孝慈信也附蒙引緝熙只是常意故詩傳云緝繼熙明亦不已之意又云不已其敬也此可見四字連為一意但止字則不依詩斷章取義也○緝熙敬止四字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

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所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不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以成德時言也○繼續光明言其心常明也○存疑繼續光明所謂繼續明德也無不敬而安其所止緝熙之實也下五事又敬止之實也○仁敬孝慈信乃敬止之目每句內都要見得敬止意或曰仁孝慈信如何見得敬意曰敬徹表裏貫動靜該萬事豈有父子君臣朋友臨民而非敬乎故湯曰聖敬文曰敬止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數聖人之德皆是以敬言之○蒙引文王視民如傷仕者世祿之類可見其為君止仁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見其為臣止敬一日三朝雞鳴問寢可見其為子止孝如教育武周皆至於德為聖人而稱天下之達孝可見其為父止慈如治岐之時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之類信以守之終始不移斯又可見其與國人交止於信也○此一節須以文王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也故不曰與朋友交近時不主文王說者殊無謂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
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棗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喧誼詩
作諛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通考吳氏程曰喧誼並可
晚反上從詩則况晚反音義並
與喧同下音萱協韻作况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烏日反也猗猗美盛貌興去聲

也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大義屬興借淇
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斐文貌雙峰饒氏曰有

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
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切以刀鋸居御反琢以椎

直迫反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鑪音錫他浪反通考○
慮錫吳氏程曰鑪錯

也即磋石
錫治木器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

而復扶又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
磋與磨是益致其精細瑟嚴密之貌

僩武毅之貌嚴密不羸疎也武毅不怠弛也○東陽許氏
曰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彊毅以恂

慄釋瑟僩而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仁山謂所守
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羸疎武毅是不頽惰以此
展轉體認則瑟
僩之義可見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雙峰饒氏曰宣著釋
赫字盛大釋喧字

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星上察克

治之功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故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也自脩所以力行

視知為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通考

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

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

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黃氏洵饒曰

道學格物致知也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又曰講習討論

始條理之事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習

討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戰懼之意誠意克治言正心脩身

也儀可象也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

禮非徒事容飾而已蛟峰方氏曰瑟是工夫細密備是

工夫強毅恂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懼所以工夫精

密而強毅新步陳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附纂黃氏洵饒曰

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在明德中欲盡人道之當然必如

此見得言綱領而條目在其中末又說新民此是至為精

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此明字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

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

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卒乃指其實謂盛

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以止知止也引淇澳而釋之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新民得止至善之端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之得字正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東陽許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磋而後可以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磋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以喻學是就知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而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脩行者有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

行直行至極處○今備今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喧兮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通考吳氏季子曰淇澳者衛淇水之濱也菴竹者淇澳所產之物也竹之為物在在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也猗猗者豐美之貌詩人假此以形容衛武公之德彰著而不可揜者如此要其彰著而不可揜則未嘗無所本也譬之骨角必既切而後磋之極其滑澤然後已譬之玉石必既琢而後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之功非一朝一夕所能辦也迨夫嚴密之貌瑟然武毅之貌備然而誠敬存於中宣著之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光輝見於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成章可觀可度使當世之人近之則不能揜遠之則不能忘斯可見其德之盛善之至而有以為新民之地矣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日救其臣以箴儆己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謹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備赫喧者可想矣迨其沒

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可誣也。上段既引玄鳥綿蠻文王三詩以明學者之不可不知止。此段乃援淇澳烈文二詩以明得其所止之效也。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文所言者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之終。大學迭引之以互相發明耳。附存疑章句。嚴密也。嚴即其嚴乎之嚴。訓畏密是謹密不疎略也。嚴密而且密也。要之只是敬而不息。若有息則疎略而不密矣。備武毅也。武勇力也。故曰孔武有力。毅不息也。故曰非毅無以致遠。武毅武而且毅也。人心何以見武毅強以勝欲。便是武不息。即毅也。觀易君子自強自勝之謂強。意可見。問瑟今備今分釋則曰嚴密武毅總釋則曰戰懼曰嚴敬之存於中。何也。曰嚴密以用心於去欲言武毅以其能勝欲言要知只是。一個敬然有始終之分。○蒙引章句曰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饒氏分解赫喧著貌。喧盛大貌。而詩傳却解喧為宣著可見。饒氏氏之穿鑿按赫赫帥尹赫赫於盛大義尤近。不必分者為

是。○章句於恂慄則合解曰戰懼也。於威儀則分解曰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恂慄二字便當合看。如敬謹之意。斷不可分貼。○先有是嚴敬存於中。後方有是輝光著於外。此二句雖均是得之之驗。然自有先後表裏之別。○或問以恂慄威儀為得之之驗。看來亦不必把作效驗看。何也。嚴敬存於中。若以為是盛德至善之效驗。則君子盛德至善之實事。又果何在。蓋但以對求之之方。言則為得之之驗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况章句云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以在內者為德之盛。在外者為容之盛也。在內者既為德之盛。如何又以為盛德之效驗。○民之不能忘也。不必謂聖人之德被於人而不能忘。只當云德者人之所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盛。又如此。故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也。○存疑威儀赫喧之實也。○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所謂盛德至善亦不外此。○顧麟士曰不敬孝慈信既主文王言親賢樂利既主文武言則此同一釋詩而不主武公言何也。故無論道學自脩恂

慄威儀當謂武公卽盛德至善亦當謂武公而意則有在耳吳季子注極可玩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

通考趙氏德曰大學釋文戲音義字讀似有吉凶美惡之

殊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

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

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朱子曰沒世而

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爲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

其親○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卽此節之本原此節卽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

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

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

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

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

於至善之效驗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前王不忘此不忘接上不忘又曰無一物不得其所得其所得卽上文止仁敬孝

慈信之謂○吳氏季子曰烈文之詩所以形容文武之盛德於戲前王不忘謂文武爲前王則是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也文武何以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哉自明德新民推之而極於止至善能使天下後世人滿其願物物

遂其欲由後王後賢而觀之舊章成憲無非可行嘉言懿
行取法不暇而得以賢吾之賢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
慈孫萬代如見而得以親吾之親由後民而觀之含哺而
嬉浩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自適而得以樂吾之樂鑿井
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以利吾之利夫
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其遺風餘烈
終其身而不忍忘也哉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所
以啓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歎仰思慕而不已豈
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
而使我醉酒飽德以享太平也鳩鴈之俗則曰吾君明文
武之功而使我還定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
其利乎春秋戰國以來王室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
滕以民則不衆於邾魯然天下之強諸侯猶戴之以爲其
王其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綿綿
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沒世不忘之明驗
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至善傳大學者所

以舉二詩而詔後世歟附蒙引此所謂賢其賢與論語之
賢賢不同此所謂親其親與中庸九經之親親不同蓋彼
下一賢字指人言而此下一賢字指德言彼下一親字亦
指人言謂諸父昆弟之屬也而此下一親字則指先王之
遺恩言所指異也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是其
賢也吾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
王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
吾則從而親之所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者也
此兩節味
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記樂記咏歎之淫泆之○雙
峰饒氏曰咏歎言其詞淫泆
言其義淫泆者意味
溢乎言詞之外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雙峰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
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既
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
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
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脩
○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

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此章釋明德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臨川吳氏曰此章綿蠻詩承上文物各有所止之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之說此蓋發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淇澳切磋琢磨承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瑟僴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而言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

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

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之明明德

為本乃傳者言外之意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

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

大學
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
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
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使
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爲末○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
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
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
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雙峰饒氏曰聽訟末也使無訟
理其本也傳者舉輕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
新民之相爲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僞對情實也僞不實
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玉溪盧氏曰有訟可聽非新
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爲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
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卽明
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
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經文物有
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爲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

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爲本及本亂
未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東陽許氏曰本卽明明德
也我之德旣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
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
無訟○臨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之而著
明明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
聖人能使民德自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
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者蓋本於能
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此一章專釋物有本末之義所該者廣
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
本正而未隨之本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自大學言之則明明德本也新民末也無訟者新民
之驗而所以大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惻隱
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與生俱生皎然於方寸間者所謂明
德也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軀口欲綦味鼻欲綦臭目

欲慕色耳欲慕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也則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靡胥戕胥虐至於為鼠牙雀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厚貌深情各騁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不為之惑聖人謂聽訟者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能屈其口此但可以施之聽訟耳苟欲使之無訟非屈其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下之人同此生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暫為物欲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器忿戾之氣固勃勃乎其可掬要其本心則孰曲孰直蓋自瞭然於胸中此則所謂明德也欲屈其心者當於此而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之明則頑器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理畢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遏惟見鬪爭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暇縱有誕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尚何訟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而後無情之辭不獲自盡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茲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

約而施博執要以御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其末故教學者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欲其宛轉歸己姑即聽訟一端以明之耳○黃氏洵饒曰聽訟猶人理本也使無訟乎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也畏服民志新民也統言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唐虞刑罰於無刑民協於中之意附蒙不可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為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

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哉。章句所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顧麟士曰小註諸家多云無訟為本聽訟為末則先後字似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斷當以蒙引為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知末

之意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衍延面反亦作羨通考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誤今為衍文○東陽許氏

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

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附纂黃氏洵饒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太

極理有未窮物未格也知有不盡知未至也附蒙引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雖平說然實以見乎人心所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元無不具於人之一心也故下文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不盡是以大學始教須看始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下工夫處必使學者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

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脫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已知之理遂明之意無不到則物格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問所補第五章何不效其

無不明則知至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文體朱子曰亦嘗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然我

之知識亦無不盡處○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

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

著便是知之端未會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

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

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

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
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
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
致字意思。○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
只就皮殼上用。工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
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
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北
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
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關一事
之理。一物不理會。則關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遺
其粗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有序。先
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山真氏曰。大
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卽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
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
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緣知得盡。○雙峰饒氏曰。格物
窮至那道理。恰好闡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

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
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
謂表也。然所以爲孝爲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
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
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
慎齋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噓咳。不敢欠申跛倚。寒
不敢襲。癢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
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
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
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
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
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
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
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
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
是物格。○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卽所以致知

理外無物故格物卽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卽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卽吾心之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爲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用之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礙如水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礙方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

精粗無不到○纂疏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卽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上生○能存心則端莊靜一以爲窮理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功○吳氏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物必有一理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須知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幽顯山嶽如何而能融結方是格物高也厚也幽也顯也融也結也皆物之自然者也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便是一身之則重也恭也端也止也靜也直也肅也德也莊也皆處物之當然者也是之謂理理散於萬物而知具於吾心未有一物之不可測

識者人惟不能隨物體認於其所自然與其所當然者
行不著習不察然後吾之靈日就晦蝕而於物有所不
知雖知有所不盡矣大學始教所以必使學者物物而
察之事事而思之彼之自然者爲何如我之當然者又
何如因其所已知窮其所未知探端以求緒循末以反
本自一身而言之耳吾知其爲聰而不可以不聰也必
窮其所以聰與夫所以不可不聰之理焉目吾知其爲
明而不可以不明也必窮其所以明與夫所以不可不
明之理焉推而至於若鼻若口若手足若肢若體莫
不皆然而無醉生夢死之患矣自一家而言之父吾知
其爲慈而不可以不慈也必窮其所以慈與夫所以不
可不慈之理焉子吾知其爲孝而不可以不孝也必窮
其所以孝與夫所以不可不孝之理焉推而至於若兄
若弟若夫若婦若長若幼莫不皆然而無冥行徑趨之
患矣自一國而言之君吾知其爲仁而不可以不仁也
必窮其所以仁與夫所以不可不仁之理焉臣吾知其

爲忠而不可以不忠也必窮其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
不忠之理焉推而至於若朝若野若官若民若上若下
莫不皆然而無逆曳倒植之患矣窮其所以卽格物之
說也旣格一端又格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
自通始也知一隅而已終則反之於三隅始也知一事
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八牕玲瓏四面洞達則衆物之
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格
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敬則胷中雜亂而無
主一之功事物之交於吾前方且眩瞀顛倒之不暇又
何物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
得失可驗又嘗誨其門人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由
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洞
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由是觀之人之欲格物致知者
可不敬乎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
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爲夢覺關知之始事又曰此
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

一以示誠身之木文理若不接續血脉相為貫通附蒙引朱子補傳不肯學古傳之交只要得致知在格物之義明白使學者曉得明明了了耳支之古與不古類與不類所不計也若他人如韓歐輩則豈肯如此此見朱子之所以為朱子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若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雙峰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脩不脩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雲峰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

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唯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脩之首已兼正心脩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

知為善以去上聲惡此知字帶從上章致知之知字來而心之所發有未

實也雲峰胡氏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謾也

○東陽許氏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謙快也足也

日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
朱子曰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新安陳氏曰謙字與慊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謙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新安陳氏曰地即處也此獨字

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附纂黃氏洵饒曰誠其意意者念頭也必慎其獨中庸慎獨本在此毋自欺是解誠意之正義心術之所發涵善惡

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

苟且以徇外而為去聲人也不求自慊便是為人然其實與不實蓋有

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此指獨字以審

其幾焉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己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

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朱子

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

意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

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

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如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

實矣鳥喙藥名食之能殺人○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

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

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

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會此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

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連下文小人閒居一節看
 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
 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
 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
 却是虛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
 然。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
 ○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
 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
 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
 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自謙與孟子行有
 不謙於心相類。亦微不同。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
 多。問自謙只是真實為善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底
 意。方始心下滿足。曰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
 謙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謙。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
 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
 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

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
 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眾人對
 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北溪陳氏
 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
 章在自謙而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
 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
 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
 真實。恁地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亦須表裏真
 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真實。胸次間便自
 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
 斷然。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謙。便是誠然。自謙
 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
 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徽庵程氏曰。慎不但
 訓謹。有審之意焉。○問。毋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
 起。抑戒謹恐懼。即是毋自欺境界。潛室陳氏曰。戒謹恐懼
 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

誠養性氣象如此謹獨是衆人不聞不睹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雙峰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謹獨上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慊上兩自字與自脩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反自脩者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充自脩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東陽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慊者徒為人○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為善去惡如惡惡臭好好色之為也附蒙引註自脩之首也按脩身必自格物致知始而此以誠意為自脩之首何歟蓋此自脩專以力行言

本上章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自脩對道學包誠意正心脩身故此為之首彼格物致知特以啓其自脩之端耳○不曰知為善去惡而必曰知為善以去其惡者見得非為善自為善去惡自去惡其實一事也○慎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毋自欺者禁止之辭非戒令之辭禁止以己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是也戒令之辭以我戒他人而言如毋忘賓旅毋專殺大夫之類是也○存疑蒙引曰毋自欺所以誠意也自慊則意誠矣此意似是而非何也蓋自慊求快足於己也即如惡臭如好好色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毋自欺也毋自欺即誠意也今以毋自欺為誠意以自慊為意誠則一是工夫一是效驗成兩意矣看本文此之謂三字可見只是上而意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

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開音開厭鄭氏讀為壓於簡反

閒居獨處

上聲也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己所獨知之獨不同

厭然消沮

上閉藏之貌

雙峰饒氏曰壓字有黑暗遮閉之意○新安陳氏曰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愧遮障之

情狀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

閒居為陰見君子為陽

則是非

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

上聲也非不知乃其秉彝之天不可泯沒者

但不

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

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為

戒而必謹其獨也

朱子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

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揜不善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雙峰饒氏曰閒居為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慊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玉溪盧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

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節之欺，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附纂黃氏洵饒曰：前慎獨欲其自慊，後慎獨絕其自欺。○兩節相為終始格物致知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章之本附蒙引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掩，然其意亦主惡言。○存疑入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從何處視之？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皆視之之術。○顧麟士曰：此節誠字雙峰饒氏兼善惡言三山陳氏單主惡言蒙引存疑淺說達說皆從三山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巖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

如此可畏之甚也

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說人不知人，曉然其知

如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閒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啟手足而後已者，此也。○雲峰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可畏之甚，釋其嚴乎。通考吳氏季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吾所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奧，一念將動，人孰知之，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而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

然慄慄然真見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之在上質之在
傍而不敢以不勉也夫如是故能充吾性之固有盡吾職
之當然可以快足而不至於自欺矣曾子以守約之學加
三省之勤雖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莫不致謹蓋曰吾之所
獨即衆之所同雖在隱微幽闇之中炳然十日之視森然
十手之指也附存疑或問十傳皆曾子之意小人閒居為
不善一節亦曾子意也又特引曾子之言何與曰小人閒
居為不善節是為誠意而設十日所視十手所指節是平
日之言不為誠意而設○蒙
引上文只指小人閒居一條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用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

三山陳氏曰財積於中則

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澤也○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

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

故心無愧怍

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

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朱子曰富潤屋以是說意誠之驗

如此心本是濶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歉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小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踟躕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上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形見於外○雙峰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脩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脩之驗所以能心廣

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脩身之要○王
溪盧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
示人可謂真切○石山金氏曰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
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雲峰胡氏
曰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
即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
○新安陳氏曰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實中形外者
此是善之實中形外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德潤身心廣體
胖皆出誠意之中○此一節誠身之本不愧屋漏○心無
愧怍是尚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體常舒泰
泰字作好說○說自慊者善之形於內直至心廣體胖深
淺不盡釋可見附淺說財積於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矣
意誠於內謂之德德則能潤身矣潤身之實何如以言其
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
而自得所謂潤身者然也○蒙引章句所謂心無愧怍者
即意誠而自慊之謂也○註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知

此蓋至此則是能自慊而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
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此一條皆為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
子必誠其
意一句。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
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

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
而之便駸駸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雙峰饒
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
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
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
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為此正心誠意雖皆屬
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
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
即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
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從狹無以見其

大學大全卷之二
三
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申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勿軒熊氏曰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之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止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通考黃氏洵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自格物至平天下為大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脉貫

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

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

苟焉以自欺者

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

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通考黃氏洵曰心體之明明即明德上一明字然或所未盡謂知未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

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

德之基

三山陳氏曰於知己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故此

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

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王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

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

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云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懣勅佈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

懣字廣韻玉篇並陟利反○雙峰饒

氏曰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留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

一有之而不能察

三山陳氏曰章句緊要說一察字亦非從外揆來蓋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

出察者察乎理也○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則欲動情勝

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問有所忿懣恐懼好

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脩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

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謂有所動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今人多是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曾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慮恐懼自外來不出

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曾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曾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自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懣恐

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唯虛故靈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爲心而明德之所以爲明德也○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憂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省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通考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卽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懣之著情勝見得深忿怒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事之已臨○吳氏季子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不可有其所有耳若有其所有先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自然偏倚而不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爲主耳故自其有所忿懣也則惟見夫頑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必疾惡者亦將以忿戾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自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禍之可畏雖有不必驚畏者亦將以戰慄之心處之凜然不敢安矣好樂固

不能無然一有諸己則曰好色曰樂逸游皆得以欲而勝
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己則曰憂貧曰患得患失皆
能以人而勝天有也者滯留於習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
而不釋者也故以疑心觀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憎以私
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豈忿懣恐懼好樂憂患
之為非哉特有之則不可耳附蒙引心當靜時雖在常人
亦無得失之可議故心不正須就用上說若事未至而預
期之即便是動矣便是有心矣○忿懣等心既是有則
非天理之正而為人欲矣欲之動情之勝也
○存疑章句欲動情勝只在本文有所內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

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常要

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
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
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
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
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
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
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
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
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
則羣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
其正心之藥方也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
字凡曰敬以直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
要法以示萬世學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
心不在以知覺言○吳氏季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君子所以於意誠之後尤不可不用功

於此君子之學切切於正心者豈有他哉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役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不能以自適其所欲而一切聽命於吾心心之所之然後之焉故視不以目而以心否則泰山墮前而不瞬矣聽不以耳而以心否則雷霆靜聽而不聞矣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知味者亦鮮矣蓋此心放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視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食耳攫金不見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臥心不在古樂也當食而失匕箸心不在匕箸也由是觀之欲脩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脩而自脩矣反覆此章而紬繹之始焉戒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只有一字終焉求視聽食之正工夫只一在字附蒙引心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則心奪於忿懣而不為我有矣是心不在也○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既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脩矣檢字當不得脩字○密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前○存疑直之即

是去其有所而使之正也敬是直之工夫故曰敬立則內直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通考黃氏洵饒曰上八者原其心不正

深淺可見附淺說夫心不正則身不脩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物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可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通考朱氏公遷曰伯兄克履

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勿軒熊氏曰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

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爲人而誠於爲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顏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

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

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新安

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檢束也然或但知

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

即慎獨事則又無以直內

而脩身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心正

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峰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一句只說得末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東陽許氏曰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以下言既誠意又須正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

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

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朱子曰古註辟音譬室礙不通只是辟字便通况此

篇自有僻字辟則為天下僂是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

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新安陳氏曰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之與國本作察他本作審者非

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西山真氏曰偏之一字為脩身齊家之深病○朱子曰正

心脩身兩段大概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忿懷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

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敬

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問敖情恐非

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做妍者又敖情是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却

不得敖情然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

是哀矜之偏處○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

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

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北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入上非

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潛室陳氏

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

之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爲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爲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勿刺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惰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雲峰胡氏曰或疑敖惰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爲君子言乃爲衆人言章句曰衆人又曰常人是也衆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汎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通考吳氏季子曰齊之爲言整齊嚴肅之義也易之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蓋父盡其所以爲父子盡其所以爲子兄盡其所以爲兄弟盡其所以爲弟夫盡其所以爲夫婦盡其所以爲夫婦而後家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舉家道之正而蔽之以言有物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脩明矣夫一家之內所謂父子兄

弟夫婦者雖皆骨肉然氣有清濁昏明之異則性有剛柔緩急之殊嗜好趨向如十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也故以堯爲父而有朱之淫以舜爲兄而有象之傲以尹吉甫爲夫而有後妻之讒人情之不齊也如此今吾將使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截然整齊嚴肅以視吾之儀聽吾之倡而無復紊亂於其間者儻非吾身之脩有以使人之心悅誠服人誰聽之人孰不欲身之脩也卒至於身之不脩者接物應事之際輕重厚薄一有所偏則雖欲其脩不可得矣且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與生俱生則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儻施之而合宜則亦何不可之有惟夫失於偏重展轉相之遂至忘返而言行之間內懷愧怍者始多矣謂之身不脩可也故親愛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親愛而褻狎生焉曰褻狎則是身不脩矣彼見褻狎者恃恩而驕必蕩佚而不可律其能使之齊乎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不脩矣彼遭忿疾者失

歡而怨必狼戾而不可訓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長而言一偏則為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諫之義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哀矜以慈幼而言一偏則為姑息無嗃嗃悔厲之容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教惰以不脩教誨而言一偏則為侮慢無意識色授之益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凡入之情蔽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惟見其美而不見其惡中心惡之者惟見其惡而不見其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幾希矣附蒙引此段不是就家言吳氏謂親愛等五者皆是施於家者非也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脩字下節有家不齊字而遂分上節為言身不脩下節為言家不齊也○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前字釋之又太著力了章句正是恐人認得之字太著力故訓作於字也○存疑親愛畏敬哀矜只在好樂內賤惡傲惰只在忿懣內○問憂患恐懼於好惡何屬曰好惡中皆有憂懼細味之自見○看來親愛賤惡等與好樂忿懣雖同是一情然好

樂念憶等是自情之本然者言親愛賤惡等又是情之見於運用者已有思慮作為非復情之本然矣所以屬之脩身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平聲是則偏之為害而

家之所以不齊也雙峰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不脩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齊

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為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峰胡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

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其惡。美是愛惡。得其正。苗之碩。苗之至盛也。○吳氏季子曰。愛憎根於內。而美惡變於前。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猶以為其子之克家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為其苗之長也。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不脩。而身之不脩。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身之不脩。如此而欲化行於閨門之內。胡可得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夫君子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鑒者。妍媸自生。鏡何心焉。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輕自形。衡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喻。不戒而孚。一唯。一諾。無非教化之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此章歷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勤反覆。深戒其僻。旨哉言乎。附存疑。故諺有之。條亦是承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句說來。此兩節當緊緊相承。說上節天下鮮矣。後且莫繳身不脩。直至此節末後。方通

繳之云。夫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尚何以齊其家哉。此所以說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按此兩節。只是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意在言外。但說時須補此意。章句家之所以不齊。乃補意。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脩身以後。大概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峰饒氏曰。身以心為主。而心以意為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懣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脩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

懷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脩身章爲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卽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爲害至莫知其子之惡深淺又可見○此獨反結者脩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脩身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脩身三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王之聿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

兩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

孝弟慈所以

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不外乎此

此字指孝弟慈而言

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朱子

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

者所以使眾此道聖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眾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入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眾者能脩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曰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雲峰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眾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為脩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眾分雖殊理則一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之夫自約而之博自近而之遠蓋大者小之推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為小而彼為大以孝弟慈對事君事長使眾而言則此為約而彼為博孝施於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眾較之則遠近又不待辨而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林林而生總總而羣莫難使者眾也然君子於此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家耳家果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所謂使眾者亦在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如國何夫國之本在家家不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表不正而求其影之直無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為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敬移其事父之孝以為忠矣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弟於其兄者為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其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之弟以為順矣

國有眾分雖殊理則一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之夫自約而之博自近而之遠蓋大者小之推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為小而彼為大以孝弟慈對事君事長使眾而言則此為約而彼為博孝施於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眾較之則遠近又不待辨而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林林而生總總而羣莫難使者眾也然君子於此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家耳家果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所謂使眾者亦在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如國何夫國之本在家家不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表不正而求其影之直無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為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敬移其事父之孝以為忠矣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弟於其兄者為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其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之弟以為順矣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慈於其子者為無欠缺則必能充況
愛之念推博施之恩所謂使眾者亦不過舉斯心而加諸
彼耳或事君或事長或使眾其本末若甚宏濶其節目若
甚繁多其施為若甚纖悉若大原之本固已具於一家之
內不待捨此而他求也古之君子惟能反求於此而知所
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
誣也附錄引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
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
以事君三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故
也存疑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就含簡其家可
教而能教人故承之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身不
出家而其化自爾風行於其國也此是探本之論教國尚
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行於國要其化之行則
本於此故探本而言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淺說孝者
所以事君三句是說教國不外乎教家之道一家仁一國

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正是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性教
國不外乎教家故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成效於國不
特國之為人子者知所以事其親而為人臣者亦知所以
事其君不特為人弟者知所以事其兄而為人早幼者亦
知所以事其長不特為人父母者知所以愛養
其子弟而為人君長者亦知所以撫綏其人民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後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聲為在識其端而

推廣之耳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

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
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眾心誠求

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
以使衆也○此且只說動化爲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
說推○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
待勉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
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
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玉溪盧氏曰引書卽慈之
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
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
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
弟慈不假強爲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
之說心誠求之○雲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
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
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
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
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
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

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
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
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
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
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以
下皆就身上說○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
慈是明明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喻戶曉也○平天
下章老老與弟恤孤卽此三者是人人所同也○吳氏季
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衣飢則欲食疾痛則欲撫
摩癢病則欲抑搔蓋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瞭然於心而
未能宣之以言則夫爲之保抱携持者莫難於求其中心
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之臥起焉察之聲音笑貌焉
不待赤子之言而自然陰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最
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用心耳使其用心亦如父母之
於赤子則雖不能盡中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
處子然旣嫁則有爲人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先學字

幼而後適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不過以真實無妄之心而求之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妄為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即保赤子之誠皆人心之自然而未有以偽為之者也聖賢可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夫子之所謂移孟子之所謂推其大學之所謂如乎明乎此則大學之義粲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眾之慈何也曰此舉一隅以反三隅者耳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降俗末則薄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當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慈愛之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於妻子具而孝衰則塗之人皆然而閭牆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士君子鮮知之而慈

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賢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子之慈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眾之不出於慈則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孝弟矣循是而行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治雖不出戶可也附存疑如保赤子如字輕看傳者之意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保赤子或問傳之言此亦以明夫使眾之道不過即其慈幼者而推之此句在上文慈者所以使眾內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始是解本文心誠求之以下○心誠求之就接如保赤子說意謂康誥曰如保赤子夫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為之母者苟心誠求之雖不中其欲相去亦不遠矣然此心本是人所固有故自然能之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慈幼如此孝弟可知矣○上言孝弟慈此獨言慈幼者偶舉其一以例其餘也或問細大小註易曉之說愚未能釋然○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充其本然之量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

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

效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

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闕禮

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

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

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

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玉溪

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

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

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歸

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

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僨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

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

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

難易尤為可懼也已○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

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才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

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

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爲民上者能使父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爲仁不能自巳也雖欲不爲讓不能自遏也自其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於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薰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饜也相挺爲戾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乎邇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鄙薰而善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感韓延壽之化昆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敕厲二十四縣莫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爲民者如此况貴而爲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其

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僨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根脩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由也味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爲仁讓之爲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爲貪戾之爲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明矣學者盍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附蒙引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效實迹也教成於國卽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箇效也論語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集註曰別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此效字正謂實迹也○傳者所以說立教之

本不假強為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教之本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仁讓矣。○存疑蒙引云。孝慈屬仁。弟屬讓。一說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此說更是。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

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唯上所帥帥之以所好。則民從如

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好反。民弗從矣。

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

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

方氏

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之恕。絜矩章是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之恕。通考黃氏洵饒曰。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之意。

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

修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三山陳氏曰。己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己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己先之也。○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己

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源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石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雲峰胡氏曰。此一恕

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心誠求之。卽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爲恕也。忠卽恕之藏於內者。恕卽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爲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通考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實繁。毒逋者一紂耳。而小民之敵讎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蓋同此一機耳。氓之蚩蚩至愚也。然上之所令與其所好同。則從之上之所令與其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令驅之則難。此

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王君公而下至於大夫師長各率其衆之多寡雖若不侔而其統御之道皆必先己而後人惟己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仁惟己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己之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己之慈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慈行於己者其所好也使人從己者其所合也若令之以仁而其所好者非仁也令之以敬而其所好者非敬也令之以孝且慈而其所好者非孝非慈也是謂所令反其所好民胡爲而從之哉君子知夫民之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欲責人之爲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亦有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愧之不服而何敢以此望人乎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欲議人之爲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能無此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尤人乎大抵正己之事詳而正人之事略律己之念重而律人之念輕味而后二字則可見矣恕之爲義曰推己曰如心推己云者以待己之道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人之心亦如待己之心是也苟

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喻哉附蒙引堯舜帥天下以一身之仁而天下皆從而仁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能使之仁矣是何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此下一句不要兼堯舜說○堯舜帥天下以仁恕也○此數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而曰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就合家了下文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相對說一家仁讓句內亦帶脩身下句便以國對說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相對而國字盡同此章是釋治國在齊家不應說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家國人之善云云也家只跟著身國字與對之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通考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厚者薄○吳氏季子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
存疑故治國在齊其家句須通承上文結方說得若只承堯舜帥天下以仁說不得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如此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

後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

去聲好貌也

蓁蓁美盛貌興

去聲

也於六義屬興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

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附蒙引

或以天天少好貌為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

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

和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

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玉溪虛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三引詩。卽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脈貫通處。○顧麟士曰。但言儀不忒。說脩身以教家義未實。故又加父子兄弟足法句。如有斐君子。說明德義未實。故又加盛德至善句。又補經之別法。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

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玉溪盧氏曰。此章言治國

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卽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兄弟化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脩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也。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己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

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通考黃氏洵饒曰治國之仁讓興於孝又言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遂及平天下則深淺可見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

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

無父之稱絜度

待洛反下同

也矩所以為方也

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

以為喻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

疾業反

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

治也

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興弟不倍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

國者章句接上章說下來

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

不獲矣

新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

物即人也

使彼我之間各

得分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朱子曰老老長長恤

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先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人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推

而措之○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之事○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忠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比以推之○雙峰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

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絜者以索圍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玉溪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石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絜矩之矩，於人

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四節中分為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兩字。○黃氏洵饒曰：章句云分願即謙卦稱物平施。○吳氏季子曰：人同一心，心同一理，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且夫老吾老非欲使民之孝也，而民自興於孝；長吾長非欲使民之悌也，而民自興於悌。恤吾孤非欲使民之不倍也，而民自有不倍之風。豈非同天下而一理。

合千萬人而一心乎附淺說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謂也蓋國近而天下遠也惟地有遠近之分故德化之所感政令之所加必先於國而後得以及於天下也然平天下之道何如誠以凡厥有生同具此孝弟慈之性必在上之人先有以倡之而後在下之人自有以效之上能老吾之老而盡孝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孝上能長吾之長而盡弟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弟上能恤孤而盡慈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慈而無悖戾者矣由此觀之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孝弟慈一國之人既知所興起矣天下之人獨無是心乎獨不知所興起乎然在上之人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之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必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蒙引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截定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下

即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凡幼皆在所恤獨言孤何也曰哀此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舉重以見輕○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形容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也○存疑推以度物裏面便有事子故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下條六箇母以字可見或問自明白○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意以其說已具於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天下相關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

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

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

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

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聲上下四旁上文前後

左右為四旁四旁即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

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新安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

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慮來章句所

謂處物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即新民止至善所操平聲者約而所及者廣雲峰胡氏且只

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如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

意皆自此而推之

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

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

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

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

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

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

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有人有天子諸

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雙峰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愛佛氏之平等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專釋絜矩之義○潛齋何氏曰上下前後左右節方矩之體也自此至卒章

皆發揮絜矩之事○吳氏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使曰事曰先曰從曰交處之之道也於接之之境思處之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之謂絜矩舉天下之圖無出於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之後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絜矩之喻何如哉試自在官者言之上有君下有民而已立乎其中者也莫非王事我獨賢勞嘗病君之不吾察矣則使民必以時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也又自在家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立乎其中者也厥考作室乃弗肯堂嘗患子之不吾肖矣則事父必以孝不然是以所惡於下者而事之

非絜矩也。以至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是故我能老老人亦得以老。其老我能長長人亦得以長。其長我能恤孤人亦得以恤。其孤無厚薄無餘欠。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附淺說絜矩之義。何如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凡工人為方。必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如在上之使於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使下。在下之事於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事上。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蒙引所惡於上者。固即是矩母。以使下者。固即是絜矩。但未足以盡矩字之義。矩所以為方之器也。終是要四畔周匝意思。出故章句一則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二則曰。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

所惡於上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也。○既云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下却又云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云云。似前意已完。而復提撥。且不相貫。如何。曰。上文所云者。是解絜矩正義。就上下左右前後說。未說到平天下意。故繼之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者。云云。彼同有是心之上。似當承上文添補一句云。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彼之同有是心者。云云。尤見明白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 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

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東陽許氏曰二段言能絜矩之

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
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
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
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通考黃氏洵饒曰齊
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
下之人也一章放此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好惡得衆得國○吳氏季子
曰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蓋民之服
事其上戴以為后王君公奉以為大夫師長徒以求吾之
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
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己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
若私若邪凡麗乎人偽者猶己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
同好惡其所同惡是能絜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斯民
豈不以事父母者而事之哉附淺說能是道則為天下君
不能則為天下戮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蓋言君子有
絜矩之道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

為己之好惡如是則上之愛其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
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父母哉此能絜矩之效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

具俱也僻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

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通考黃氏洵
饒曰此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失衆失
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
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

章取義此却不然也。○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嵬岸自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所刺則失絜矩之道而不足為民之父母矣節者截然高大之貌南山即終南山在關中最高大周都鄠鄙此為境內之鎮故周人多托以比興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是也南山之高大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豈不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觀山石之巖巖見師尹之赫赫四方之民唯爾是瞻而好惡一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不平之事豈大學之所謂絜矩者哉唯平可以服天下之心不平則天下疾之而陷於大僂矣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疾其好惡之偏也宗周之滅為天下僂孰大於此有國者其可不謹乎附淺說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蓋言有國君子之居民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觀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必兢兢戒慎惟恐拂民之欲而失民之心也苟不能絜矩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

而為天下之大僂矣此不能絜矩之害也。○蒙引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有國者不必專指師尹此特引之以起下文云人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正謂其好惡不可偏也故繼之日辟則為天下僂矣。○正韻戮刑也殺也病也辱也亦作僂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

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

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

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

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雙峯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

則得國能絜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為天下僂者也○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絜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所以行○雲峯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共在己者脩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主絜矩其為好惡也一公無私脩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血內絜矩是義以方外通考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

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惟新之命與顧視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皆天下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吳氏季子曰上文指言絜矩不絜矩之效如許明白猶慮人之未悟也復引文王之詩以實之蓋欲周王監殷之失國而思所以為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配天其澤豈有他哉亦不過得衆而已師衆也得與喪為對未喪師者得衆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天失國則不能配天矣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又決於衆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絜矩不絜矩之間耳絜矩謂何以己之心得衆之心而從其所欲也衆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不亦難乎故曰峻命不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絜矩亦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人之寡而撫千萬人之衆苟不絜矩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附淺說詩又有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蓋言殷之先王能絜矩而

得乎衆心。此所以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衆人之公而爲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絜矩而失乎衆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一己之偏而爲天下之大僂者乎。吁。明效大驗。昭於簡冊。如此后之有天下者。苟能監此得失之效。常存敬畏之心。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蒙引詩曰。克配上帝。元只主德言。大學則主位言矣。○道得衆則得國。二句指殷說爲當。如道善則得之道學也之類。既著箇道字。便是釋文之辭。或問所謂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已。此乃以上二條貼入此條之意。正意還是釋詩本文。○存疑未喪師。卽得衆也。克配上帝。卽得國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衆有土。謂得國。

應上文得衆則得國。

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朱子曰爲

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而只管說財。○自家若意誠心正。身脩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雙峯饒氏曰。格致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玉溪虛氏曰。德卽明德。謹德卽謂明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所以得衆而得國。○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爲大學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東陽許氏曰。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而財用爲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爲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第二節中分五段。○二段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董氏彝曰。首章明明德明。

德以自脩未章慎德以治天下言○吳氏季子曰人之所
以不能絜矩者為其有所蔽耳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
為急而德為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
語之以蠲租己責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由是置厚薄輕
重於方寸中而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為矣烏
能絜矩乎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為患患吾德不脩耳
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
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財則
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得他求
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為本而財為
末昭昭矣附淺說雖然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絜矩然其所
謹而當先者又在於德也蓋德者絜矩之本也苟德有未
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
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有未正則無以勝
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謹德之所
以當先也殆必格物致知以啓謹之之端誠意正心以致

謹之之實若然則謹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有德則
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仰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受
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
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川之不周矣夫一德脩而
衆善集德之當謹也何如哉○存疑絜矩是與民同好惡
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
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好惡之
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

人能謹德則有人有土而有財是德者財之基財者德之
致德者國之大本而在所當重財者國之末務而在所當
輕也○蒙引此一節起下本末字
承上意故曰本上文非結上文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

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

起而爭奪矣

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

得他如此○三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

平便是不能絜矩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脩德而絜

矩取民財有制○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

與經文本末不同○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

外則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財是

聞母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

是非言耳猶未以利害言也○淺說况財也者民命之所

由生民心之所同欲得之則有以遂其孝弟慈之願不得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

矣括蒼葉氏曰為國者豈可唯知聚財而不思所以散財

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東陽許氏曰三段財聚民散

言有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

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通考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附淺說是則利與義不並行。民與財不兼得。故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相爭相奪而離心於下。苟賤貨貴德而財散於下，則民必相親相愛而歸心於上。曰：民曰財，互為聚散。在彼在此，孰為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

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問絜矩如何只

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其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人，必以惡聲加己。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為不可悖一也。○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東陽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應出乎爾者，反乎爾。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桀自言如日在天，而其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秦人頭會箕歛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觀言之出人，則知貨之出入矣。附淺說况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雖曰財散則民聚，而實民之聚者財不終散。雖曰財聚則民散，而實民之散者

財不終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則人亦以悖理而應之。未
有君施逆命而民無逆辭者也。貨以悖理而入。則下亦以
悖理而奪之。未有上貪於利而下不侵畔者也。卽此而觀
可見。慎德之外無遠圖。絜矩之外無別法。貨財之有無。烏
足爲君子之輕重哉。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

意益深切矣。

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爲

不善則失衆失國矣。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

爲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章，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卽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卽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卽止至善之善。○雲峯胡氏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絜矩，若好惡不能絜矩，任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瘠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深自警省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引書以結之，與應文王詩相應。○韓氏古遺曰：惟命亦應其命，維新善能絜矩，不善不能絜矩。○黃氏紹曰：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新民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惟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之，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爲德也。於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一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吳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所在何常之有。有德有人，爲善善則得之，悖入悖出，爲不善不善則失之矣。此其利害較然明甚，以是非言之，則如彼；以利害言之，則如此。斯皆言

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貨之不足貴乎附淺說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何以言之蓋天命有善而無惡天道福道而禍惡人君有德而能絜矩則有人有土而皇天眷命人君無德而不能絜矩則恃入恃出而天祿永終善則得不善則失所謂峻命不易者在是命果何常之有哉顧麟士曰道善則得之二句據一道字亦自為釋書之辭但主意結束則在慎德專利耳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言不寶金

玉而寶善人也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人

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珩白玉之橫者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用人中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附淺說為君者其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之道乎楚書曰楚國不以白珩為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為寶舅犯曰亡人以此言觀之則君子當內本外末而盡絜矩之道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名重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形甸檀弓禮記檀公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

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平聲喪亦喪人之喪竝去聲喪即出亡也父死而欲反國求為後是因以為利也說如字猶解也○古栝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觀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四明季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文及之 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雙峯饒氏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雲峯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

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濶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不廣人民之不眾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心而終於不能絜矩哉况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為重故算舟車權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墮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閒架征竹木雖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絜矩之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絜矩之為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辯明得失反覆於是非

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
公曰絜矩章專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
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也附顧麟士曰楚書二條據許
氏饒氏胡氏俱謂結上文之理財而起下文之用人故欲
畫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人而仁親難說且章句
亦但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是未及用人也不如帶
在第二節之尾而自秦誓以下方作第三節為委淺說達
說亦同此解○此舅犯勸止公子之辭非即對秦使者之
辭也大全引檀弓至辭焉便止最是下自有公子對秦使
者一段以為此是對詞者時文相沿或本鄭注然實誤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
斷丁亂反媚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三山陳氏
曰聖字專

言之則為眾善之極對眾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
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此專言之者也周
禮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此對眾善而言之者也
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
危也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為言何也朱子曰如
桑弘羊聚斂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
多財用必是侵過著民底瞞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
如自家在一瀆之閒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
絜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
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不

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常絜矩事事亦當絜矩○玉溪盧氏曰一个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斷斷無他技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二字其意深長有淡然而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己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己有之不特不媚疾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絜矩之先務也○峻峯方氏曰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似他有容者言無可比他有容之人○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絜矩而人所同惡

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絜矩之大者○東陽許氏曰三段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公私尚亦有利哉以上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以下一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通考黃氏洵饒曰一个尚書作一介介即獨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此一人似房玄齡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甫○楊氏烜曰不啻猶豈止也○吳氏程曰寔當音植實是也○吳氏季子曰秦誓所舉乃大臣之事大臣能絜矩則盡黜聰明不事表襮其中雖多材藝外視一無技能此心休休然寬平廣大見人之有技則一如我之有技見人之彥聖則不啻我之彥聖技以辨事言聖以料事言辨事而成料事而中為大臣者非惟不執中而且體之於身視彼猶我懇切真到若得其所甚好者用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之君子孫賴其用世之黎民蒙其福國家之利孰大於此乃若不能絜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之加我其心忿戾而不平蹙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為不下於我則媚疾以

惡之。媚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之。人雖
彥聖以爲不出於我。則違之。俾不通。違者不行其言而已。
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務使天下之人才俱莫己若。
由是嘉言伏賢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
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自常情觀之。容德
之於子孫黎民若無關係。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如
賢嫉能者。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曰以
能保。不能保則曰以不能保。以之爲言。猶左氏所謂凡師
能左右之。曰以言皆由乎此也。附淺說。然豈特財利當繫
矩不徇一己之私哉。至於人才之用。尤不可拂衆人之欲
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誠一。不事表暴人之視之。若
無所能也。然器宇寬洪。度量弘廓。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
莫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是其心休休然。亦
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也。有容如何。彼其見人之
有技也。則若己有之。未嘗謂其勝己。而疾惡見人之彥聖
也。則其心好之。其好之之篤。不但如其口之所言焉。如此

則寔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以能保我之子
孫。而其黎民亦庶幾有利哉。若彼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
休之量。見人之有技也。則媚疾憎惡之。使之無所容。見人
之彥聖也。則拂戾阻抑之。使之不得通。如此。則寔不能容
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以不能保我之子孫。而其
黎民亦曰殆哉。秦誓之言如此。○蒙引。卽是休休處有容
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其如有容者。心之容物無形。此蓋以
物之有容者。狀之之辭。兩句文意。頗類恂恂如也。似不能
言者。又如鞠躬如也。如不容。足縮縮如有循之類。○不啻
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己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媚疾
以惡之也。蓋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妬忌
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
深。○以能保我子孫。以字人皆以人君用此人爲言。殊未
是秦誓之言。重在大臣曾子引之。亦取好惡公私之意。以
明絮矩豈必主於人君用之哉。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

人能惡人逆讀爲屏古字通用屏必正反除也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北溪陳氏

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雙峯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

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

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

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爲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新安

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

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

賢之好惡大抵好君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爲正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天下之治

亂決於好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吳氏季子曰仁者無所不愛然以其絜矩之故見不能絜矩者則惡之

必欲屏除流放置諸四夷不使之得同中國以害吾治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衆之所惡已亦從而惡之絜矩

而已矣何者絜矩則知衆心與己心同衆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彥聖己獨何爲不惡之屏除流放所以與衆逆

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爲能絜矩故惟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他人則蔽於私意己之所愛未必衆之所愛

也已之所惡未必衆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深爲元愷之蠹使舜不能以己之心喪元愷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

猜譖庸回以沮元愷不恤也雖見其崇節惡言傲狠明德以害元愷不顧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禦魘魅哉絜矩王夫必如舜而後可附淺說以此觀之用人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自非能絜矩者又烏能好君子惡小人而盡用人之道哉故惟仁者之人私欲無蔽而天下之公在我知此媚疾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放流之刑逆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乎中國卽此惡惡之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此正所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而豈不能絜矩者可以與此哉○蒙引依本文則上云惟仁人放流之云云此處已是說他至公無私了下文只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必能於媚疾者放流之而其放流之也又直至逆諸四夷方爲仁人之惡人方爲能惡人也以下條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照看便見得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能遠過也

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

命慢聲相近是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

者也

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雙峯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

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新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好惡之道所以爲君子而未仁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附淺說彼世之人亦有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之或舉之而不能先則是以輕忽放易之心而待天下才德之士不亦慢乎亦有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遠則是以優游含容之意而待妨賢病國之人

不亦過乎若此者蓋知絜
矩而未盡絜矩之道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

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

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

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采子曰斷斷者是能絜矩

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絜矩人

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絜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

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

逮夫身桀紂是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

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

菑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

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

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

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

大學全章句

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是又香臭不分，愛惡易位，不知絜矩，民斯為下矣。絜矩不盡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絜矩，則是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災乎？附淺說：若彼全不能絜矩者，惟徇己見，不顧公論於人之所共惡者，則以其便於己私而偏好之，是謂拂人惡惡之性矣。於人之所共好者，則以其責己所難而偏惡之，是則拂人好善之性矣。拂人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災患，胡可得耶？然則有國者，可不公於好惡，以盡絜矩之道哉？存疑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至違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也。好惡拂人之性，又不止徇於一己之偏者，是私之極也。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首南山有臺，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之辟，則為天下戮，是言好惡之私。未至其極也。自秦誓至此，則申言其極上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不止用人一端。此就用人上申言。

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喪。若用人一事，則所關為尤大。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平天下只是個絜矩，所以為絜矩只是個好惡。說財用人乃治道之大者，故說公好惡之後，就舉二者來好惡之內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

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

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

術

道即大學之道，脩己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

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

信

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

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

而天理存亡之幾平聲決矣朱子曰初言得衆失衆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

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也驕泰者任己自恣不能絜矩者也○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又申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衆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雲峯胡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己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於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

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斂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

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常與誠意章幾字參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絜矩者

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

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

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吳氏季子曰此章三言

得失初以國祚言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也次以

天命言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也然而

所謂善所謂得衆孰不出於為人上者之一心哉大學至

此則又窮原反本而歸之於心忠信驕泰皆心之所為也

心乎忠信則能絜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衆乎心乎驕泰

已至而自晝至夜自夜至日汲汲然惟恐其未正身雖已
脩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孜孜然惟恐其未脩反觀內省
吾之脩有所未盡吾之責有所未塞則惕然其不自安雖
欲已而不可得忠之為忠者如此為人若則待其民者必
以仁惻隱之心生於要譽其為仁也不誠則非信矣為人
子則事其親者必以孝能養之弊流於不敬其為孝也無
實則非信矣是必言行相副而後可以為信表裏如一而
後可以為信也信也萬善之基而絜矩之本也附淺說
然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是道也所操
者約而所及者廣所執者要而所御者煩大中至正非若
私意小智之用周徧廣濶非若私恩小惠之施君子之道
之大如此其得是道也惟在於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
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
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大道寧不於
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忿已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則一

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雖
有絜矩亦有所不能矣且其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
者未必其所當惡雖欲救矩亦有所不可矣大道寧不於
是而失乎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
失之者無忠做恕不出也然則欲絜矩者盍求之吾心乎
心者眾理之會也萬化之原也君子能盡此心則能絜矩
矣能絜矩則能用人能散財必不用小人以病國必不外
本內末以聚財矣○按此好惡乃統理財用人而言非端
根川人也不可誤看○存疑此大道即是首節絜矩之道
是故二字則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言好惡
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眾得國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僂
而失眾失國財用能絜矩則有人有土不能絜矩則財聚
民散用人不能絜矩則蓄必逮身能絜矩則反是明驗大
效固彰彰矣然絜矩之所以有能有不能者則忠信與驕
泰之故也忠信脩己之事驕泰則其反也忠信只是明明
德絜矩知是新民事○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合而

大學大全卷之四

言之是盡心而不違於理也。這便是忠信。格物致知是明
善事。誠意正心脩身是誠身事。皆是欲求到忠信去處。到
忠信是成功地位。故曰。明明德事。○循物無違是解字。
義如此。若會其意。物即理也。蒙引似把忠信錯解了。蓋忠
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
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
義也。程朱皆如此說。今蒙引以子願孝為己之心。父欲孝
為物之理。子盡孝以事父為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
忠信分屬人已。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
原來蒙引是認物作人。故如此說。此有一處可破之。易恆
卦云。君子以言有物。亦欲以物作人。耶。此物雖非循物之
物。然亦可以相發明。○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萬物皆
備於我。反身而誠矣。誠則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矣。
故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己之心。以一己之心為千萬人
之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奪民之財。不拂人
之性。而得大道。○矜非矜也。廉之矜。乃伐自矜之矜。矜自

張大也。高自高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人。而務外自高則
少誠心。以其務外而不復向裏也。自高而不復下意也。會
子謂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正以此矜高與發己自盡
正相反。侈是侈然自放之侈。肆縱肆也。侈肆恣意妄行。不
循法度也。與循物無違相反。○惟驕故泰。務外不情者。正
不欲循於物也。不循於物者。由務外不情也。與忠信一般
看。○務外不情而不循於物。則私欲蔽固。但知有己。不知
有人。而不絜矩矣。所謂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
好惡也。所謂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
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通也。○或問恣己徇私。以
人從欲。在失之內。恣己徇私。但知有己也。以人從欲。不知
有人也。即所謂好惡徇於一己之偏也。蒙引貼驕泰。恐非。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猶所謂三代之得天下也。
得其民也。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道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者。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也。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

無忠傲恕不出也。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次言人心之得失。係於絜矩。末言絜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善不善切於得衆失衆。忠信驕泰切於善不善也。○蒙引釋大道必兼脩己言者。君子是治人者也。治人終離不得脩己。以此章絜矩二字求之。矩便是脩己者。絜之則所以治人矣。○此忠信是單言忠信。與論語三省章分說不同。○註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朱子小註云。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可以證天理之爲大道。○存疑此因論絜矩而本於忠信。驕泰之得失。猶中庸論九經而本於忠信。而本於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恆足矣。恆胡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音潮無幸

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

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

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舒。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

一意也。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世異矣。○雙峯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玉溪盧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爲出。國之財所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

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

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東陽許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眾為疾務本也食寡用符節用也○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迂所以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斂為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闢殉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使聖賢為國亦不能以捨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汚吏浚民以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眾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

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書爾于茅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為之者疾乎歲杪制用量入為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之眾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恤也迫於費用則雖悖入悖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附淺說然生財自有正大之道不必用私意小智而巧為聚斂之術也大道何如蓋必使國無游民而生之者眾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不奪農時而為之者疾量入為出而用之者舒生之眾為之疾則財之源以開而其來也無窮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之流以節而其去也有限將見財之積也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源泉而無有不足者

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蒙引生之者眾四之字。皆以財言。○註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何不從有德有人說來。曰有土此有財。但在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為切。故截自有土有財言。或問亦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務本節用。便是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絜矩。○不可以此節為生財下節。為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

承職貨朱反

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亡也。○雙峯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新安陳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

之以興卽其證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卽前節內德外財之意。附淺說然必仁者之人乃能不外本內末以盡絜矩之道。歸其利於民而不專其利於己。藏其富於國而不藏其富於家。由是天下悅之而享有元后之尊。是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內末而失絜矩之道。惟務貨殖以恣富貴之欲。不知聚財適為爭奪之端。由是天下怨之而不免於獨夫之辱。是以身發財也。○蒙引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言。及以財發身以身發財方見絜矩之能否併其得失也。

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

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

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此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安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玉溪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通考：東陽許氏曰：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吳氏季子曰：上文既示人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必聚斂，此又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斂，聖賢惓惓之意至此而益切矣。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以道，則適所以裁其身。蓋財者人之所同欲，而我輒專之，爭之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當務散之以與人，共蓋欲消釋其不平之心，毋使吾身處必爭之地而已。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缺

望，何故寧發之而不吝關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如秦人之側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散而民則聚矣。羣天下之人而歸之，安富尊榮，又將焉往？繼商而王代，秦而帝，其發身也孰大焉？彼不仁者，則不然，好貨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紂以身死而易傾宮鹿臺之藏，德宗以身危而易瓊林大盈之積，其事可睹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章而身尊，乃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怨叢於厥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心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為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義。故自古以至於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有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為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好行小惠以干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為仁，既出於所好之

真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矣烏乎而不終國之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寧反覆也附淺說夫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於己則損於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於此則應於彼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斂以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為下者必服勞供貢而為其分之所當為趨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則在上所欲為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亦皆為吾有矣未有不既好義矣而事不成者也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以專利哉○蒙引好仁內有絜矩○其事上之事也與下文非其財者也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按蒙引曰好仁內既有絜矩則亦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然淺說因之然好仁內雖有事在而好義下既有終事二句則依翼註虛說為是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

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

新安陳氏曰

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水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

之後納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水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其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其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甕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甕音繼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采音菜采地臣之食邑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

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雙峯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玉溪盧氏曰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于思能知義理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仁山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水於公故謂之伐與○吳氏季子曰以義為利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知有利而已矣烏識義為何物哉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深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畜

牛羊以謀孳息之利其貪孰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
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靡所不至矣
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斂之臣乎
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貧家而不能破家能蠹國
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挾利進身為主斂怨用之
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附淺說孟獻子亦有
言曰士初試為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者曰畜馬乘
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豈可察察於雞豚以分民生產
之利乎為卿大夫而喪祭得用冰者曰伐冰之家伐冰
之家則其祿厚矣豈可畜養牛羊以侵民生產之財乎然
察雞豚畜牛羊不過陰奪民之利耳至於畜聚斂之臣則
為橫奪民之利矣况百乘之家則有采地可以出兵車百
乘者是其祿尤厚於畜馬乘伐冰之家者矣豈可畜聚斂
之臣乎君子之心公而怨與其有聚斂之臣以傷民之財
寧有盜臣以亡己之財獻子之言如此正謂有國者不可

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為利當公其利於民而以義為利也
家引畜馬乘只言察雞豚者上初試為大夫未必能畜
牛羊且未有實封百乘也伐冰言牛羊者卿大夫以上其
謀利又不止事小小雞豚閒矣獨於百乘言聚斂之臣者
此因采地言采地所出已足以給矣乃又用家臣於采地
所出之外多方取之也若惟正之供則不謂之聚斂此
三事皆是當時之弊獻子有激而云也三段皆有絜矩之
義○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按天子之公卿亦有采地
者也今泛言有采地者蓋以采地就承百乘言正韻因官
食地故曰采地采官也○大夫百乘陳文子有馬十乘則
以為富家何哉且文子大夫也如何只有馬十乘或以為
百乘者據采地所出兵車之數言十乘者據其家見在所
畜者言自有理也古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據見在所
畜者言若據采地所出則大夫便有百乘不待問不待數
矣見在有畜馬十
乘可不謂富乎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
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

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直容反言以結之

其丁寧之意切矣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

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

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逼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指用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分為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雲峯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

絜矩而言也。絜矩爲怨之事，恕爲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末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絜矩也。於好惡不能絜矩者，媚疾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蓄必逮身，曰蓄。害並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爲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東陽許氏曰：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爲再三戒用人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吳氏陳曰：彼爲善之，陸宣公全引中間無此四字，蓋衍文耳。善者作善人。○愚按：彼爲善之，仁山金氏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似爲明白。○吳氏季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利之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卿大

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孰使之然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蓄害安得而不至乎？善者猶言能者，亨屯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拯之，君子固不辭難也。然事勢已極，不復可爲，則雖能者亦獨奈何哉？由此觀之，則國家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昭昭矣。大學重言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大抵小人之於國家，貽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其主之失人心。故聖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此盜臣也。有爲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臣也。自常情觀之，則聚斂之罪，孰與盜多？然鳴鼓之攻，夫子不施之於彼，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怨召禍有甚於盜者。聖人蓋嘗權衡之矣。夫小人亦人也，獨無人心乎？其所以忍於聚斂，一切不恤者，則不能絜矩之故耳。不能絜矩，蓋亦徒知以利爲利，而未嘗知以義爲利也。知以義爲利，則必曰

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剝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揆之於義安乎？否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不欲者施於人，則人人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義之安自無不利矣。學大學者，其謹於義利之辨云。○淺說：况仁義未嘗不利，若專於求利，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故爲國家之長而專務財用者，實由小人導之也。蓋小人之心，惟私是徇，惟利是嗜，使其得爲國家，則以聚斂爲長策，以措克爲善謀。由是民窮財盡，衆叛親離，天災人禍，襍然並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亦終如之何哉？求利之害如此，此所以言爲國者不可以利爲利，而惟當以義爲利也。以義爲利，則是能絜矩以利爲利，則是不能絜矩矣。合而觀之，絜矩也者，固平天下之要道。理財用人二者，又絜矩中之大端也。能絜矩，則能用入理財，則人各得其所。而凡欲爲孝弟不悖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蒙引：凡長其國家而務財用者，其始也必有小人以導之。蓋財利人所同好，自非上智之主，鮮有不溺於此。

故小人之媚其君，多借此以爲媒進之階。今人之欲中其人者，亦未有不投之以其所好也。而小人之情狀可見矣。○前條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只是義之所安卽爲利，未是以爲利之害處，而照見爲義之利也。何也？畜馬乘之不察，雞豚伐冰之不畜，牛羊與百乘之不畜，聚斂之臣君子之心，只是以義之不可而不爲，非是計到爲利之害而不爲也。故章句云：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或問曰：仁者之心至誠惻怛，云也。至下節必自小人一條，乃是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正猶誠意章上段言君子必慎其獨也，是自君子言之。至下段極言小

人不能慎獨之弊，欲其重以爲戒，而又言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結之二處，義例正相類也。○此章所引所說，或人君事，或人臣事，又或槩說，蓋傳者於此都不管，只要說簡絜矩意在耳。○顧麟士曰：彼爲善之鄭注云：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金仁山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今依達說，參而解之曰：彼反以小人爲善，則下使字亦屬君，似從俗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

矣朱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

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使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眾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文意則在於絜矩共所以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緒卒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

絜矩之道以己知彼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峯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合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公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玉溪盧氏曰絜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在用

人取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娶後六章細論條目工

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明善之要法第六章乃誠身之

本，誠正脩皆所以誠身而誠意為之本始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

以其近而忽之也。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

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

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仰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以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雲峯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附蒙引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通是明善，要字何安。日明善是致知，其要在格物。

附存疑格物致知辨

問傳習錄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
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
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
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
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
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
便是致其知依其說是言人心於義理本自知得初無欠
缺只是被私意障礙故失之格去私意之障則其知自在
初不用去讀書窮理其說不亦簡易直截乎曰知雖人心
所本有然欲知到極至處亦難天下義理無窮其中許多
曲折又有似是而非者必欲所知全盡而不偏皆是而無
非惟大聖然後能之下此皆未免有不滿人意處如以夷
惠伊尹之聖不免有偏亦是知有未至耳所以說其中非
爾力彼三子者何曾有私意障礙然其知尙有未盡何也
今以孝言之如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逃終能喻親

於道而為大孝。若申生則不然。就殺其身以彰親。過其視
舜為何如也。亦緣知有未至爾。他豈有私意障礙。然其知
不如舜。何也。又如曾子襲裘而弔。以子游褻裘為非禮。及
主人袒括髮。子游襲裘而入。曾子始悟己之非。是曾子所
見。不如子游也。曾子豈有私意障礙。然而知不如子游。何
也。然則知在人。豈不甚難。所以聖賢立教。拳拳欲人去講
學窮理。正為此等處難明。欲明之爾。若謂勝私復理。即心
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不待講學。則三子何以
有偏。申生何以陷其親。於過。曾子何以猶有襲裘而弔之
失。則其說之謬。不亦了然乎。且大學工夫。是接小學做去。
格物致知。又是大學始事。人生十五歲以前。皆是童蒙時
節。固難責以講學窮理之事。到十五入大學時。聰明始開。
正好講學窮理。開發充廣其聰明。乃舍此不教。只教他去
勝私復理。則講學工夫。又當在何時。用大學之教。明德新
民。兩事分為八月。許多詳密。豈得於此緊關大節目。乃獨
遺之。而傳說所謂學於古訓。孔子所謂好古敏求。學之不

講是吾憂。教小子學詩。教伯魚為周南召南。孟子所謂博
學詳說。果何為也。又小學之教。自洒掃應對以上。皆是收
其放心。養其德性。事人生自入歲入小學。至十五入大學。
教養許多年。其不可成者。已遣歸農。其可成者。此是聖賢
胚模。亦已成了。似無十分不好底意思。可以障礙其良知
者。聖賢首教。乃又創此一目。以教人。豈非牀上疊牀。樓上
架樓耶。○又曰。陽明之為此說。其意為何。曰。彼錯認程朱
格物之旨。又惡其說之拘已。故別為一種簡易之說。以易
之。以為無事勤求。而可坐得本心之妙。當世之士。與之同
病者。遂羣然和之。以為真聖賢復出也。如何。曰。彼見程朱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說。錯認做日耳。記誦之學。又
以為預先講求。要去應變。又以為裝綴世上文物。度數與
己原不相干。不知萬物皆備於我。古之聖賢為格物窮理
之學。是欲深造自得。以為反身而誠之地。爾觀程子之言。
則日積累多後。脫然有悟。朱子之言。則日至於用力之久。
一旦豁然貫通。無非身心切要之學也。是豈徒事口耳記

誦亦豈預先講求在此欲去應變及裝綴世上文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也夫道理無窮盡古先聖賢所以惟日夜孜孜弊而後已者正爲此以孔子之聖猶好古敏求學無常師其言自十五志學至六十耳順猶以漸而進中間直是無時放下其告子路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所以教人則如此程朱之所從事便是如此看他平生所立操持點簡終日欽欽纖毫不肯放過其講求義理較勘毫分終日孜孜有至死而後已者如朱子易簣以前猶解大學誠意章可見也今之爲師者既無聖賢那等着實工夫其徒之相和者數語相投就欲做顏曾高弟彼見聖賢之所爲豈但若登天之難有萬不可幾及之患其法度之嚴密有若桎梏縲紲之拘執而不便者故立個簡截之說以易之曰程朱之所說所事者皆口耳之禱孔孟之所學原不是如此是不但誣程朱并孔孟而厚誣之也○又曰陽明之說亦有所本乎曰彼竊佛氏之說以解經不知與吾儒不合也何以言之夫佛氏不知性之爲理以心

之知覺當之更不去理上尋究只就心上用功謂心本神通明覺周徧十方惟爲塵垢障蔽故昏迷淪溺絕去塵垢則神通明覺之體復全於我故其偈曰心縛於境界智隨習氣轉無有所及勝平等智慧生其意可見也曰本覺曰真識曰明妙元心皆其所謂性也曰煩惱障曰智障曰法障業障皆其所謂害性也曰斷諸種障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曰立三漸次方得除滅皆其所脩行也陽明所謂良知卽佛氏之本覺及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也所謂私意障礙卽佛氏之煩惱智法諸障衆生有妄自蔽妙明也所謂勝私復理則其知自在卽佛氏之諸妄一切圓滅獨妙真常離垢銷塵法眼清淨成阿羅漢也所謂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卽佛氏之去妄識爲真識也陽明竊此以解格物致知自謂簡易玄妙不若程朱之瑣細繁難矣不知佛氏之還本覺止於登涅槃成阿羅漢歸如來藏而已矣天地間許多事物都拋了不管故就他一偏做去亦得大學格物致知之後尚有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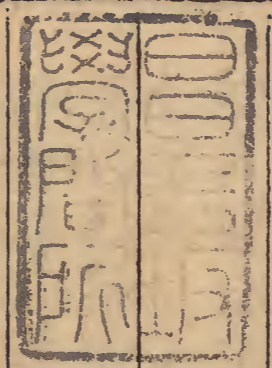
若不窮理格物精義入神以求致用。只去勝私復理。不知胸中空空洞洞。於先王經綸妙用如何。可以辦齊治平之事否也。以忠孝言之。佛氏遺棄君親。使遇瞽瞍。獻公之父。衛輒之君。他都不管了。是非疑似。置之不講可也。儒者之道。正在倫理上用功。君親尤其大者。若不講明。只管勝私復理。得無申生季路之誤乎。所以其說與吾儒之學不合者此也。○又曰。陽明謂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謂知行合一。行過然後知。是皆得之於佛也。何以言之。佛氏於聞見知覺。恐其染著。謂必欲離之。然後可入道。故楞嚴經曰。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安。蓋佛氏所貴在無上妙覺。以聞見強記為第二義。陽明有得於此。故遂妄意高妙。把聖賢所說聞見講學處。皆做知之次。不為真知。而引女以子為多。學而識非也。予一以貫之為證。謂一以貫之。便是致良知。至博文明善。惟精之類。貶他不得者。又都拘作行說。又謂知行合一。行矣。然後知。把自古聖賢所說知一事。都掃抹。

了。總是溺於佛之說。只恐粘著見聞。故如此。不知聖人之道。固是一以貫之。然學者用工之始。豈能一時就貫得。亦須費許多工夫。然後能到此田地。多學而識之類。正是許多工夫也。若一貫是致良知。則聖人設教。何不諸門人皆教之。而獨語曾子。如今學者。都不教之。讀書講學。就使他一以貫之。不知能貫否也。立說差異。一至於此。可怪可怪。○又曰。問陽明之學。與陸象山如何。曰。陽明本是學象山。其言亦有祖他處。如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即象山拘攝得精神在此。自能惻隱。自能羞惡之說也。但二人絕不同。象山人資甚高。見道理最易。只是合下便欲做聖人。更不去做下學工夫。蔡虛齋謂其助長是也。其見道理多不仔細。又有誤處。亦有故矣。又以己去律人。說人人都有這道理。亦皆能之。不欲人做下學工夫。朱子謂其不知有氣稟之性。是也。謂之曰禪者。特以此處近於禪家。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之說。爾未嘗竊以為用也。若陽明則全是竊禪家之說來用。却又露出本相。

如所謂良知卽楞嚴經之本覺心之良知無障礙卽楞伽
經之智者無障礙相是也象山所說雖有不仔細處却無
大差異驚人陽明則大差異驚人如以格物爲去私意謂
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似此之類象山何曾
有此等說話愚看象山語錄便暢快朱子稱其會說其精
神能感發人誠是也看傳習錄便不樂亦其說多差異不
通爾但不知人多尊信之何與○又曰問陽明日文公大
學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
用添個敬字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
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
主卽不須添敬字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
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
是一般今說這裏補個敬字那裏補個誠字不無畫蛇添
足其說如何曰大學之教是承小學做來古者八歲入小
學教之灑掃應對進退等許多節目皆是持敬之事及至
十有五年不可成者已遣歸農其可成而入大學者此時

持敬工夫已熟所以收其放心涵養本原以爲窮理格物
之地者固已素定初非茫茫蕩蕩無著落處須用添個敬
字也朱子之所添是爲過與不及從事於小學者教之由
此以爲格物窮理之地固非前輩將個緊要的字落了而
待千餘年人來補出也乃以是而議朱子寧不爲所笑乎
誠與敬自有分謂以誠意爲主則不消添敬字是以誠當
敬固不是且經文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是意
誠工夫又後格物一步也既以格物爲去私意則當物格
時私意已無了又何須再去誠意再去做毋自欺慎獨許大
工夫得無疊牀重屋耶若謂格物卽是誠意又不應說物
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分做三節中間又用個而后
字果如其說則後面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與
此一類也亦將謂齊家卽是治國平天下耶可謂窒礙不
通之甚矣又敬該動靜徹終始八條目不言敬而敬自無
不該今以誠意當敬則敬列於八條目而爲一目不能貫
通乎上下矣又可通乎中庸一書通篇言誠不一而足因

大學大全章句
無待於補。先儒亦未嘗補之也。焉得爲此語哉。陽明之言
句句有病。此
子不能盡辯也。



大學大全章句 終

雲間受業趙鳳翔魚裳
慎徽旂八

